

欽定南史

十卷
一八八四

南史卷四十八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三十八

陸澄

陸慧曉

子儻

閑子絳

絳弟厥

兄子閑 厥弟襄

襄兄子雲公

雲公子瓊

瓊子從典

瓊從父弟琛

琛弟瑜

瑜從父兄玠

陸杲 子單

陸澄字彥深吳郡吳人也祖劭臨海太守父瑗州從事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宋泰始初爲尚書殿中郎議皇后諱班下應依舊稱姓左丞徐爰案司馬孚議皇后春秋逆王后于齊竝不言姓澄以

意立議坐免官白衣領職郎官舊坐杖有名無實澄在
官積前後罰凡至千數後兼左丞泰始六年詔皇太子
朝服袞冕九章澄與儀曹郎丘仲起議服冕以朝實著
經文秦除六冕漢明還備魏晉以來不欲令臣下服袞
冕故位公者加侍官今皇太子禮絕羣后宜遵聖王盛
典革近代之制累遷御史中丞齊建元元元年驃騎諮議
沈憲等家奴客爲劫子弟被劾憲等晏然左丞任遐奏
澄不糾請免澄官上表自理言舊例無左丞糾中丞之
義詔外詳議尙書令褚彥回檢宋以來左丞糾正而中
丞不糾免官者甚衆奏澄謏聞膚見貽撓後昆上掩皇

明下籠朝議請以見事免澄所居官詔澄以白衣領職
永明元年累遷度支尙書尋領國子博士尙書令王儉
謂之曰昔曹志繆悅爲此官以君係之始無慙德儉嘗
問澄曰崇禮門有鼓而未嘗鳴其義安在荅曰江左草
創崇禮闔皆是茅茨故設鼓有火則扣以集衆相傳至
今又與儉書陳王弼注易立學之所宗今若弘儒鄭注
不可廢并言左氏杜學之長穀梁舊有麋信近益以范
甯不足兩立世有一孝經題爲鄭立注觀其用辭不與
注書相類案立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且爲小學之
類不宜列在帝典儉荅曰易體微遠實貫羣籍豈可專

據小王便爲該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元凱注傳超邁
前儒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麋略范率由舊式凡此諸
議竝同雅論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
實人倫所先七略藝文竝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
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儉自以
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謂曰僕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爲
業且年位已高今君少便鞅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
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待儉
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
儉在尙書省出巾箱几案雜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

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舊物奪將去轉散騎常侍祕書監吳郡中正光祿大夫加給事中尋領國子祭酒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詳視器底有字彷彿可識如澄所言隆昌元年以老疾轉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未拜卒諡靜子澄當世稱爲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澄弟鮮得罪宋世當死澄於路見舍人王道隆叩頭流血以此見原揚州主

簿顧測以兩奴就鮮質錢鮮死子暉誣爲買券澄爲中丞測遂爲澄所抑世以此少之

陸慧曉字叔明吳郡吳人晉太尉玩之玄孫也自玩至慧曉祖萬載世爲侍中皆有各行慧曉伯父仲元又爲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父子真仕宋爲海陵太守時中書舍人秋當見幸家在海陵假還葬父子真不與相聞當請發人修橋又以妨農不許彭城王義康聞而賞之王僧達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爲吳郡太守入昌門曰彼有人焉顧琛一公兩掾英英門戶陸子真五世內侍我之流亞子真自臨海太守眼疾歸爲中散大夫卒慧

曉清介正立不雜交游會稽內史同郡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初應州郡辟舉秀才歷諸府行參軍以母老還家侍養十餘年不仕齊高帝輔政除爲尚書殿中郎鄰族來相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以爲慶邪高帝表禁奢侈慧曉撰荅詔草爲帝所賞引爲太傅東閣祭酒齊建元初遷太子洗馬廬江何點常稱慧曉心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恒如懷永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爲實錄慧曉與張融竝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及武陵王曄守會稽

上爲精選僚吏以慧曉爲征虜功曹與府參軍沛國劉
璡同從述職璡清介士也行至吳謂人曰吾聞張融與
慧曉竝宅其間有水此必有異味故命駕往酌而飲之
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何點薦慧曉於豫章王嶷
補司空掾加以恩禮累遷安西諮議領冠軍錄事參軍
武帝第三子廬陵王子卿爲南豫州刺史帝稱其小名
謂司徒竟陵王子良曰烏熊癡如熊不得天下第一人
爲行事無以壓一州旣而曰吾思得人矣乃使慧曉爲
長史行事別帝問曰卿何以輔持廬陵荅曰靜以修身
儉以養性靜則人不擾儉則人不煩王大悅後爲司徒

右長史時陳郡謝朓爲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前世誰比融曰明公二上佐天下英奇古來少見其比子良西邸抄書令慧曉參知其事尋遷西陽王征虜巴陵王後軍臨汝公輔國三府長史行府州事復爲西陽王左軍長史領會稽郡丞行郡事隆昌元年徙爲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慧曉歷輔五政立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必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荅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

人位建武初除西中郎長史行事內史如故俄徵黃門郎未拜遷吏部郎尙書令王晏選門生補內外要局慧曉爲用數人而止晏恨之送女妓一人欲與申好慧曉不納吏曹郎令史歷政來諮執選事慧曉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主書單景儁謂曰都令史諳悉舊貫可共參懷慧曉謂景儁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爲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帝甚憚之後欲用爲侍中以形短小乃止出爲晉安王鎮北司馬征北長史東海太守行府州事入爲五兵尙書行揚州事崔慧景事平領右軍將軍出監南徐州朝議又欲以爲侍

中王亮曰濟河須人今且就朝廷借之以鎮南兖州王
瑩王志皆曰侍中彌須英華方鎮猶應有選者亮曰角
其二者則貂璫緩拒寇切當今朝廷甚弱宜從切者乃
以爲輔國將軍南兖州刺史加督至鎮俄爾以疾歸卒
贈太常三子僚任倅竝有美名時人謂之三陸初授慧
曉兖州三子依次第各作一讓表辭竝雅麗時人歎服
僚學涉子史長於微言美姿容鬚眉如畫位西昌侯長
史蜀郡太守

倅字佐公少勤學善屬文於宅內起兩茅屋杜絕往來
晝夜讀書如此者數歲所讀一編必誦於口嘗借人漢

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畧無遺脫幼爲外祖張
岱所異岱嘗謂諸子曰此兒汝家陽元也十七舉本州
秀才刺史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英俊倅預焉梁天監
初爲右軍安成王主簿與樂安任昉友爲感知已賦以
贈昉昉因此名以報之及昉爲中丞簪裾輻湊預其讌
者殷芸到漑劉苞劉孺劉顯劉孝綽及倅而已號曰龍
門之游雖貴公子孫不得預也遷臨川王東曹掾梁武
帝雅愛倅才乃敕撰新漏刻銘其文甚美遷太子中舍
人又詔爲石闕銘敕褒美之賜絹三十匹累遷太常卿
卒子續早慧七歲通經爲童子郎卒次緬有似於倅一

看殆不能別

繕字士儒，倕兄子也。父任御史中丞，幼有志尚，以雅正知名。梁承聖中，爲中書侍郎、掌東宮管記。魏平江陵，繕微服遁還建鄴。紹泰元年，除司徒右長史、御史中丞。父任所終，固辭。陳武帝作輔，爲司徒司馬。及受命，位侍中，出爲新安太守。文帝嗣位，徵爲中庶子，領步兵校尉，掌東宮管記。繕儀表端麗，進退閑雅，趣步躡履。文帝使太子諸王咸取則焉。後復拜御史中丞，猶以父所終固辭不許，乃權換廨宇徙以居之。太建中，歷度支尚書侍郎。太子詹事尚書右僕射尋遷左僕射，參掌選事，別敕

與徐陵等七人參議政事卒贈特進諡曰安子以繕東
宮舊臣特賜祖奠繕子辯慧年數歲詔引入殿內進止
有父風宣帝因賜名辯慧字敬仁繕兄子見賢亦方雅
位少府卿卒

閑字遐業慧曉兄子也有風槩與人交不苟合少爲同
郡張緒所知仕至揚州別駕齊明帝崩閑謂所親人曰
宮車晏駕百司將聽冢宰主上地重才弱必不能振難
將至矣乃感心疾不復預州事永元末刺史始安王遙
光據東府作亂或勸去之閑曰吾爲人吏何可逃死臺
軍攻陷城閑以網佐被收至杜姥宅尙書令徐孝嗣啓

閑不預逆謀未及報徐世標命殺之閑四子厥絳完襄也絳字魏卿時隨閑抱頸求代死不獲遂以身蔽刀刃行刑者俱害之

厥字韓卿少有風槩好屬文齊永明九年詔百官舉士同郡司徒左西曹掾顧暲之表薦厥州舉秀才時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顥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螽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其事厥與約書曰范詹事自序性

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
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尙書亦云自靈
均以來此祕未覩或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
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欲宮商相變低昂舛
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
之中輕重悉異辭旣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
不都闡此處而云此祕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
本中來尙書云匪由思至斯則揣情謬於玄黃擿句著
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尙書云或闡與理合則
美韻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

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卽
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
旣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
合理爲闢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爲遺恨邪自魏文
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齟齬安
恬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與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
苟此祕未覩茲論爲何所指邪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
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
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
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強者也

今許以有病有悔爲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
不了不合爲闇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地乎意者亦質
文時異今古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
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語診多義
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
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
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修
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
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
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未窮

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約荅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又非止若斯而已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尙何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爲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祕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

弦管之聲曲美惡妍媸不得頓相乖反譬猶子野操曲
安得忽有闌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
手之作故知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
也士衡雖云煥若縟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
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卽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
復有精麤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辯盡此約論四聲
妙有詮辯而諸賦亦往往與聲韻乖時有王斌者不知
何許人著四聲論行於時斌初爲道人博涉經籍雅有
才辯善屬文能昌導而修容儀嘗弊衣於瓦官寺聽雲
法師講成實論無復坐處唯僧正慧超尙空席斌直坐

其側慧超不能平乃罵曰那得此道人祿藪似隊父唐
突人因命驅之斌笑曰既有敘勲僧正何爲無隊父道
人不爲動而撫機問難辭理清舉四坐皆屬目後還俗
以詩樂自樂人莫能名之永元元年始安王遙光反厥
父閑被誅厥坐繫尙方尋有赦厥感慟而卒年二十八
文集行於世時有會稽虞炎以文學與沈約俱爲文惠
太子所遇意眄殊常官至驍騎將軍

襄字師卿厥第四弟也本名衰字趙卿有奏事者誤字
爲襄梁武帝乃改爲襄字師卿天監三年都官尙書范
岫表薦襄起家著作佐郎後昭明太子統聞襄業行啓

武帝引與遊處自廬陵王記室除太子洗馬遷中舍人
竝掌管記出爲揚州中從事以父終此官固辭武帝不
許聽與府司馬換解居之昭明太子敬耆老襄母年將
八十與蕭琛傅昭陸杲每月常遣存問加賜珍羞衣服
襄母常卒患心痛醫方須三升粟漿時冬月日又逼暮
求索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貨漿量如方劑始欲酬直無
何失之時以襄孝感所致後爲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母
憂去職襄年已五十毀頓過禮太子憂之日遣使誠喻
大通七年爲鄱陽內史先是郡人鮮于琮服食修道法
常入山採藥拾得五色幡毘又於地中得石璽竊怪之

琮先與妻別室望琮所處常有異氣益以爲神大同元年遂結門徒殺廣晉令王筠號上願元年署置官屬其黨轉相誑惑有衆萬餘人將出攻郡襄先已率人吏修城隍爲備及賊至破之生獲琮時鄰郡豫章安成等守宰案其黨與因求貨賄皆不得其實或有善人盡室罹禍唯襄郡枉直無濫人作歌曰鮮于抄後善惡分人無橫死賴陸君又有彭李二家先因忿爭遂相誣告襄引入內室不加責誚但和言解喻之二人感恩深自悔咎乃爲設酒食令其盡歡酒罷同載而還因相親厚人又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鬪旣罷讎共車在政六年郡中大

寧郡人李琨等四百二十人詣闕拜表陳襄德化求於郡立碑降敕許之又表乞留襄因乞還太清元年爲度支尙書侯景圍臺城以襄直侍中省城陷襄逃還吳景將宋子仙進攻錢唐會海鹽人陸黯舉義襲郡殺僞太守蘇單于推襄行郡事時淮南太守文成侯蕭寧逃賊入吳襄遣迎寧爲盟主遣黯及兄子映公帥衆躡子仙與戰黯敗走吳下軍聞之亦散襄匿子墓下一夜憂憤卒襄弱冠遭家禍釋服猶若居憂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口不言殺害五十年侯景平元帝贈侍中追封餘干縣侯

雲公字子龍襄兄完子也完位寧遠長史琅邪彭城二郡丞雲公五歲誦論語毛詩九歲讀漢書略能記憶從祖倕與沛國劉顯質問十事雲公對無所失顯歎異之及長好學有才思爲平西湘東王繹行參軍雲公先製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罷郡經途讀其文歎曰今之蔡伯喈也纘至都掌選言之武帝召爲尙書儀曹郎入直壽光省以本官知著作郎事累遷中書黃門郎兼掌著作雲公善弈嘗夜侍武帝冠觸燭火帝笑謂曰燭燒卿貂帝將用爲侍中故以此戲之時天泉池新製鱊魚舟形狹而短帝暇日常泛此舟朝中唯引太常劉之

遶國子祭酒到漑右衛朱异雲公時年位尙輕亦預焉
太清元年卒張纘時爲湘州與雲公叔襄兄晏子書曰
都信至承賢兄子賢弟黃門殞逝非唯貴門喪寶實有
識同悲其爲士流稱重如此雲公從父兄才子亦有才
名位太子中庶子廷尉與雲公竝有文集行於世

雲公子瓊字伯玉幼聰慧有思理六歲爲五言詩頗有
詞采大同末雲公受梁武帝詔校定碁品到漑朱异以
下竝集瓊時年八歲於客前覆局由是都下號曰神童
异言之武帝召見瓊風神警亮進退詳審帝甚異之十
一丁父憂毀瘠有至性從祖襄歎曰此兒必荷門基所

謂一不爲少及侯景作逆攜母避地于縣之西鄉勤苦
讀書晝夜無怠遂博學善屬文陳天嘉中以文學累遷
尚書殿中郎瓊素有令名深爲陳文帝所賞及討周廸
陳寶應等都官符及諸大手筆竝中敕付瓊遷新安王
文學掌東宮管記及宣帝爲司徒妙簡僚佐吏部尚書
徐陵薦瓊於宣帝言瓊識具優敏文史足用進居郎署
歲已過淹左西掾缺允膺茲選雖階次小踰其屈滯已
積乃除司徒左西掾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齊太建中
爲給事黃門侍郎轉中庶子領大著作撰國史後主卽
位直中書省掌詔誥至德元年除度支尚書參選事掌

詔詰并判廷尉建康二獄事初瓊父雲公奉梁武敕撰嘉瑞記瓊述其旨而續焉自永定訖于至德勒成一家之言遷吏部尚書著作如故瓊詳練譜牒雅有識鑑先是吏部尚書宗元饒卒尚書左僕射袁憲舉瓊宣帝未之用至是居之號爲稱職瓊性謙儉不自封植雖位望日隆而執志逾下園池室宇無所改作車馬衣服不尚鮮華四時祿俸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暮年深懷止足思避權要恒謝疾不視事俄丁母憂初瓊之侍東宮母隨在官舍及喪還鄉詔加贈後主自制誌銘朝野榮之瓊哀慕過毀以至德四年卒有集二十卷行於世子從

典字由儀幼聰敏年八歲讀沈約集見回文研銘援筆擬之便有佳致十二作柳賦其詞甚美從父瑜特所賞愛及瑜將終命家中墳籍皆付之從典乃集瑜文爲十卷仍製集序其文甚工從典篤好學業博涉羣書位太子洗馬司徒左西掾陳亡入隋位著作佐郎尙書右僕射楊素奏從典續司馬遷史記迄于隋其書未就坐弟受漢王諒職免後卒於南陽縣主簿

琰字溫玉瓊之從父弟也父令公梁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琰幼孤好學有志操州舉秀才累遷宣惠始興王外兵參軍直嘉德殿學士陳文帝聽覽餘暇頗留心史

籍以琰博學善占誦引置左右嘗使製刀銘琰援筆卽成無所點竄帝嗟賞久之賜衣一襲俄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琅邪王厚聘齊至鄴而厚卒琰爲使主時年二十餘風氣韶亮占對閑敏齊士大夫甚傾心焉太建初爲武陵王明威府功曹史兼東宮管記丁母憂去官卒至德二年追贈司農卿琰寡慾鮮矜競遊心經籍晏如也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後主求其遺文撰成二卷

弟瑜字幹玉少篤學美詞藻州舉秀才再遷軍師晉安王外兵參軍東宮學士兄琰時爲管記竝以才學娛侍左右時人比之二應太建中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瑜

聰敏強記常受莊老於汝南周弘正學成實論於僧滔
法師竝通大旨時皇太子好學欲博覽羣書以子集繁
多命瑜抄撰未就而卒太子爲之流涕親製祭文仍與
詹事江總論述其美詞甚傷切至德二年追贈光祿卿
有集十卷瑜有從父兄玠從父弟琛

玠字潤玉梁大匠卿晏子之子也弘雅有識度好學能
屬文後主在東宮徵爲管記仍兼中舍人尋以疾失明
將還鄉里太子解衣贈之爲之流涕太建八年卒至德
二年追贈少府卿有集十卷

琛字潔玉宣毅臨川王長史丘公之子也少警俊事後

母以孝聞後主嗣位爲給事黃門侍郎中書舍人參掌機密琛性頗疎坐漏泄禁中語詔賜死

陸杲字明霞吳郡吳人也祖徽字休猷宋補建康令清平無私爲文帝所善元嘉十五年除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督清名臣王鎮之爲士庶所愛詠二十三年爲益州刺史亦加督卹隱有方威惠兼著寇盜靜息人物殷阜蜀土安之卒於官身亡之日家無餘財文帝甚痛惜之諡曰簡子父叡揚州中從事杲少好學工書畫舅張融有高名杲風韻舉止頗類時稱曰無對日下唯舅與甥爲尙書殿中曹郎拜日入坐丞郎竝到上省交禮

而杲至晚不及時刻坐免官後爲司徒從事中郎梁臺
建爲相國西曹掾天監五年位御史中丞性婞直無所
顧望時山陰令虞肩在任贓汗數百萬杲奏收劾之中
書舍人黃睦之以肩事託杲杲不荅梁武聞之以問杲
杲荅曰有之帝曰識睦之不荅曰臣不識其人時睦之
在御側上指示曰此人是也杲謂曰君小人何敢以罪
人屬南司睦之失色領軍將軍張穆是杲從舅杲嘗以
公事彈穆穆因侍宴訴帝曰睦杲是臣親通小事彈臣
不貸帝曰杲職司其事卿何得爲嫌杲在臺號不畏強
禦爲義興太守在郡寬惠爲下所稱歷左戶尙書太常

卿出爲臨川內史將發辭武帝於坐通啓求募部曲帝問何不付所由呈聞杲荅所由不爲受帝頗怪之以其臨路不咎問後入爲金紫光祿大夫特進卒謚質子杲素信佛法持戒甚精著沙門傳三十卷弟煦學涉有思理位太子家令撰晉書未就又著陸史十五卷陸氏驪泉志一卷竝行於時子罩字洞元少篤學多所該覽善屬文簡文居蕃爲記室參軍撰帝集序稍遷太子中庶子掌管記禮遇甚厚大同七年以母老求去公卿以下祖道於征虜亭皇太子賜黃金五十斤時人方之疏廣母終後位終光祿卿初簡文在雍州撰法寶聯璧罩與

羣賢竝抄掇區分者數歲中大通六年而書成命湘東王爲序其作者有侍中國子祭酒南蘭陵蕭子顯等三十人以比王象劉邵之皇覽焉

論曰陸澄學稱博古而用不合今夫干將見重於時貴其所以立斷於事未能周務書厨得所譏矣叔明持身有檢殆爲人望雅道相傳可謂載德者也杲諒直見稱覃文以取達亦足美乎舊陸徽著傳事迹蓋寡今以附孫杲上云

南史卷四十八

南史卷四十八考證

陸慧曉傳父子真仕宋爲海陵太守○海陵梁書作東陽

陸襄傳出爲揚州中從事以父終此官固辭○中從事梁書作治中本卷襄父閑傳仕至揚州別駕

先是郡人鮮于琮服食修道法○琮梁書作琛鮮于抄後善惡分人無橫死賴陸君○抄梁書作平又賴字下衍有字

陸雲公傳時天泉池新製鱸魚舟形狹而短○狹梁書作闊

南史卷四十八考證

南史卷四十九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三十九

庾杲之

叔父華

王湛

從叔搞

何憲

孔暹

孔珪

劉懷珍

子靈哲

從父弟峻

懷慰子霽

杳

歆

懷珍從孫訢

懷珍族弟善明

庾杲之字景行新野人也祖深之位義興太守以善政
聞父粲爲宋南郡王義宣丞相城局參軍王舉兵見殺
杲之幼有孝行宋司空劉劭見而奇之謂曰見卿足使
江漢崇望杞梓發聲解褐奉朝請稍遷尚書駕部郎清

貧自業食唯有韭菹瀹韭生韭雜菜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嘗有二十七種累遷尚書左丞王儉謂人曰昔袁公作衛軍欲用我爲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此今亦應須如我輩人也乃用杲之爲衛將軍長史安陸侯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寔難其選庾景行汎淥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入儉府爲蓮花池故緬書美之歷位黃門吏部郎御史中丞參大選美容質善言笑嘗兼侍中夾侍柳世隆在御坐謂齊武帝曰庾杲之爲蟬冕所映彌有華采陛下故當與其卽真上甚悅王儉仍曰國家以杲之清美所以許其假職若以其

卽真當在胡諧之後武帝嘗與朝臣商畧酒後謂羣臣曰我後當得何諡羣臣莫有荅者王儉因目杲之從容曰陛下壽等南山方與日月齊明千載之後豈是臣子輕所仰量時人雅歎其辯荅杲之嘗兼主客郎對魏使使問杲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題門帖賣宅荅曰朝廷旣欲掃蕩京洛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魏使縮鼻而不荅時諸王年少不得妄稱接人敕杲之及濟陽江淹五日一詣諸王使申遊好再遷尙書吏部郎參大選事太子右衛率加通直常侍九年卒上甚惜之諡曰貞子華字休野杲之叔父也仕齊爲驃騎功曹史博涉羣書

有口辯永明中與魏和親以萑兼散騎常侍報使還拜
散騎侍郎知東宮管記事後爲荊州別駕前後紀綱皆
致富饒萑再爲之清身率下杜絕請託布被蔬食妻子
不免飢寒齊明帝聞而嘉焉手敕褒美州里榮之初梁
州人益州刺史鄧元起功勳甚著名地卑瑣願名挂士
流時始興忠武王憺爲州將元起位已高而解巾不先
州官則不爲鄉里所悉元起乞上籍出身州從事憺命
萑用之萑不從憺大怒召萑責之曰元起已經我府卿
何爲苟惜從事萑曰府是尊府州是萑州宜須品藻憺
不能折遂止累遷會稽郡丞行郡府事時承彫弊之後

百姓凶荒米斗至數千人多流散萑撫循甚有理唯守公祿清節愈厲至有經日不舉火太守永陽王聞而饋之萑謝不受天監元年卒停屍無以歛柩不能歸梁武帝聞之詔賜絹百疋穀五百斛初萑爲西楚望族兄子杲之又有寵於齊武帝萑早歷顯官鄉人樂藹有幹用素與萑不平互相陵競藹事齊豫章王嶷嶷薨藹仕不得志自步兵校尉求助戍歸荊州時萑爲州別駕益忽藹及梁武帝踐阼藹以西朝勲爲御史中丞萑始得會稽行事旣恥之矣會職事微有譴帝以藹其鄉人也使宣旨誨之萑大憤故發病卒子喬復仕爲荊州別駕時

元帝爲荊州刺史而州人范興話以寒賤仕叨九流選
爲州主簿又皇太子令及之故元帝勒喬聽興話到職
及屬元日府州朝賀喬不肯就列曰庾喬忝爲端右不
能與小人范興話爲鴈行元帝聞乃進喬而停興話興
話羞慙還家憤卒世以喬爲不墜家風喬子夔少聰慧
家富於財好賓客食必列鼎又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
皆謂夔必爲方伯無餒乏之慮及魏剋江陵卒致餓死
時又有水軍都督褚蘿面甚尖危有從理入口竟保衣
食而終

王謚字仲和東海郟人晉少傅雅玄孫也祖慶員外常

侍父元閔護軍司馬宋大明中沈曇慶爲徐州辟湛爲
迎主簿又爲州迎從事湘東王或國常侍鎮北行參軍
及或卽帝位是爲明帝除司徒參軍帶薛令兼中書舍
人湛有學義見親遇常在左右帝所行慘僻湛屢諫不
從請退坐此繫尙方後拜中書侍郎明帝好圍碁置圍
碁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爲圍碁州都大中正湛與太子
右率沈勃尙書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爲小
中正朝請褚思莊傅楚之爲清定訪問後爲尙書左丞
領東觀祭酒卽明帝所置總明觀也遷黃門郎齊永明
初累遷豫章王太尉司馬武帝與湛相遇於宋明之世

甚委任之歷黃門郎領驍騎將軍太子中庶子諶真正
和謹朝廷稱爲善人多與之厚八年轉冠軍將軍長沙
王車騎長史徙廬江王中軍長史又徙西陽王子明征
虜長史行南兗府州事諶少貧常自紡績及通貴後每
爲人說之世稱其達九年卒

諶從叔摛以博學見知尙書令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
校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自此始也儉嘗使賓客隸
事多者賞之事皆窮唯廬江何憲爲勝乃賞以五花簞
白團扇坐簞執扇容氣甚自得摛後至儉以所隸示之
曰卿能奪之乎摛操筆便成文章旣奧辭亦華美舉坐

擊賞擄乃命左右抽憲篋手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竟陵王子良校試諸學士唯擄問無不對爲秣陵令清直請謁不行羽林隊主潘敞有寵二宮勢傾人主婦弟犯法敞爲之請擄擄投書於地更鞭四十敞怒譖之明日而見代永明八年天忽黃色照地衆莫能解司徒法曹王融上金天頌擄曰是非金天所謂榮光武帝大悅用爲永陽郡後卒於尙書左丞

何憲字子思廬江潯人博涉該通羣籍畢覽天閣寶祕人間散逸無遺漏焉任昉劉渢共執祕閣四部書試問

其所知自甲至丁書說一事并敘述作之體連日累夜莫見所遺宗人何遁退讓士也見而美之願與爲友憲位本州別駕國子博士永明十年使于魏時又有孔暹字世遠會稽山陰人也好典故學與王儉至交昇明中爲齊臺尙書儀曹郎屢箴闕禮多見信納上謂王儉曰暹真所謂儀曹不忝厥職也儉爲宰相暹常謀議幄帳每及選用頗失鄉曲情儉從容啓上曰臣有孔暹猶陛下之有臣永明中爲太子家令卒時人呼孔暹何憲爲王儉三公及卒儉惜之爲撰祭文

孔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也祖道隆位侍中父靈產秦

始中晉安太守有隱遁之志於禹井山立館事道精篤
吉日於靜屋四向朝拜涕泣滂沲東出過錢唐北郭輒
於舟中遙拜杜子恭墓自此至都東向坐不敢背側元
徽中爲中散大夫頗解星文好術數齊高帝輔政沈攸
之起兵靈產白高帝曰攸之兵衆雖強以天時冥數而
觀無能爲也高帝驗其言擢遷光祿大夫以簾盛靈產
上靈臺令其占候餉靈產白羽扇素隱几曰君有古人
之風故贈君古人之服當世榮之珪少學涉有美譽太
守王僧虔見而重之引爲主簿舉秀才再遷殿中郎高
帝爲驃騎取爲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爲尚書左

丞父憂去官與兄仲智還居父山舍仲智妾李氏驕妬無禮珪白太守王敬則殺之永明中歷位黃門郎太子中庶子廷尉江左承用晉時張杜律二十卷武帝留心法令數訊囚徒詔獄官詳正舊注先是尙書刪定郎王植撰定律奏之削其煩害錄其允衷取張斐注七百三十一條杜預注七百九十一條或二家兩釋於義乃備者又取一百七條其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條集爲一書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條爲二十卷請付外詳校擿其違謬詔從之於是公卿八座參議考正舊注有輕重處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者則制旨

平決至九年珪表上律文二十卷錄序一卷又立律學
助教依五經例詔報從之事竟不行轉御史中丞建武
初爲平西長史南郡太守珪以魏連歲南伐百姓死傷
乃上表陳通和之策帝不從徵侍中不行留本任珪風
韻清踈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
與琅邪王思遠廬江何點點弟侑竝款交不樂世務居
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翦
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珪笑答曰我以此當
兩部鼓吹何必効蕃王晏嘗鳴鼓吹候之間羣蛙鳴曰
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甚有慙色永

元元年爲都官尙書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三年珪
疾東昏屏除以床舁之走因此疾甚遂卒贈金紫光祿
大夫

劉懷珍字道玉平原人漢膠東康王寄之後也其先劉
植爲平原太守因家焉祖昶從慕容德南度河因家于
北海都昌宋武帝平齊以爲青州中從事位至員外常
侍伯父奉伯宋世位至陳南頓二郡太守懷珍幼隨奉
伯至壽陽豫州刺史趙伯符出獵百姓聚觀懷珍獨避
不視奉伯異之曰此兒方興吾家本州辟主簿元嘉二
十八年亡命司馬順則聚黨東陽州遣懷珍將數千人

討平之宋文帝問破賊事懷珍讓功不肯當親人怪問
焉懷珍曰昔國子左恥陳河間之級吾豈能論邦域之
捷哉時人稱之江夏王義恭出鎮盱台道遇懷珍以應
對見重取爲驃騎長史兼墨曹行參軍孝建初爲義恭
大司馬參軍直閣將軍隨府轉太宰參軍大明二年以
軍功拜樂陵河間二郡太守賜爵廣晉縣侯司空竟陵
王誕反郡人王弼門族甚盛勸懷珍起兵助誕懷珍殺
之帝嘉其誠除豫章王子尙車騎參軍母憂去職服闋
見江夏王義恭義恭曰別子多年那得不老對曰公恩
未報何敢便老義恭善其對累遷黃門郎領虎賁中郎

將桂陽王休範反加懷珍前將軍守石頭出爲豫州刺史加督建平王景素反懷珍遣子靈哲領兵赴建鄴沈攸之在荆楚遣使人許天保說結懷珍斬之送首於齊高帝封中宿縣侯進平南將軍增督二州初宋孝武世齊高帝爲舍人懷珍爲直閣相遇早舊懷珍假還青州高帝有白驄馬齧人不可騎送與懷珍別懷珍報上百匹絹或謂懷珍曰蕭公此馬不中騎是以與君耳君報百匹不亦多乎懷珍曰蕭君局量堂堂寧應負人此絹吾方欲以身名託之豈計錢物多少高帝輔政以懷珍內資未多徵爲都官尙書領前將軍以第四子晃代爲

豫州刺史或疑懷珍不受代高帝曰我布衣時懷珍便
推懷投款況在今日寧當有異晃發經口疑論不止上
乃遣軍主房靈人領百騎進送晃謂靈人曰論者謂懷
珍必有異同我期之有素必不應爾卿是其鄉里故遣
卿行非唯衛新亦以迎故懷珍還乃授相國右司馬及
齊臺建朝士人人爭爲臣吏以懷珍爲宋臺右衛懷珍
謂帝曰人皆迎新臣獨送故豈以臣篤於本乎齊建元
元年轉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改封霄城侯懷珍年老以
禁旅辛勤求爲閑職轉光祿大夫卒遺言薄葬贈雍州
刺史諡敬侯

子靈哲字文明位齊郡太守前軍將軍靈哲所生母嘗
病靈哲躬自祈禱夢見黃衣老公與藥曰可取此食之
疾立可愈靈哲驚覺於枕間得之如言而疾愈藥似竹
根於齋前種葉似萹苳嫡母崔氏及兄子景煥泰始中
爲魏所獲靈哲爲布衣不聽樂及懷珍卒當襲爵靈哲
固辭以兄子在魏存亡未測無容越當茅土朝廷義之
靈哲傾產贖嫡母及景煥累年不能得武帝哀之令北
使者請之魏人送以還南襲懷珍封爵靈哲位兗州刺
史隆昌元年卒

峻字孝標本名法武懷珍從父弟也父琬之仕宋爲始

興內史峻生期月而旋之卒其母許氏攜峻及其兄法鳳還鄉里宋泰始初魏剋青州峻時年八歲爲人所略爲奴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寶愍峻以束帛贖之教以書學魏人聞其江南有戚屬更徙之代都居貧不自立與母竝出家爲尼僧旣而還俗峻好學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藝其鬚髮及覺復讀其精力如此時魏孝文選盡物望江南人士才學之徒咸見申擢峻兄弟不蒙選拔齊永明中俱奔江南更改名峻字孝標自以少時未開悟晚更厲精明慧過人若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

於是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故其自序云贛中濟濟皆升
堂亦有愚者解衣裳言其少年魯鈍也時竟陵王子良
招學士峻因人求爲子良國職吏部尙書徐孝嗣抑而
不許用爲南海王侍郎不就至齊明帝時蕭遙欣爲豫
州引爲府刑獄禮遇甚厚遙欣尋卒久不調梁天監初
召入西省與學士賀蹤典校祕閣峻兄孝慶時爲青州
刺史峻請假省之坐私載禁物爲有司所奏免官安成
王秀雅重峻及安成王遷荊州引爲戶曹參軍給其書
籍使撰類苑未及成復以疾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
居焉爲山栖志其文甚美初梁武帝招文學之士有高

才者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衆沉浮武帝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乃悅加其賞賚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問峻峻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峻類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卽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略以高之竟不見用乃著辯命論以寄其懷論成中山劉沼致書以難之凡再反峻竝爲申析以荅之會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爲書以序其事其文論竝多不載峻又嘗爲自序其略云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

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
通逢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
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
令家道輒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世手握兵符躍馬
肉食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懼此一異也敬通有子仲文
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脩此二異也敬通旅力
剛強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
通雖芝殘蕙焚終填溝壑而爲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
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寞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
秋草此四異也所以力自爲序遺之好事云峻本將門

兄法鳳自北歸改名孝慶字仲昌早有幹略齊末爲兗州刺史舉兵應梁武封餘干男歷官顯重峻獨篤志好學居東陽吳會人士多從其學普通三年卒年六十門人謚曰玄靖先生

劉沼字明信中山魏昌人六世祖輿晉驃騎將軍沼幼善屬文及長博學位終秣陵令

懷慰字彥泰懷珍從子也祖奉伯宋元嘉中爲冠軍長史父乘人冀州刺史死於義嘉事懷慰持喪不食醯醬冬日不用絮衣養孤弟妹事寡叔母皆有恩義仕宋爲尚書駕部郎懷慰宗從善明等爲齊高帝心腹懷慰亦

預焉齊國建上欲置齊郡於都下議者以江右土沃流人所歸乃置於瓜步以懷慰爲輔國將軍齊郡太守上謂懷慰曰齊邦是王業所基吾方欲以爲顯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有手敕曰有文事必有武備今賜卿玉環刀一口懷慰至郡修城郭安集居人墾廢田二百頃決沉湖灌溉不受禮謁人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食有餘幸不煩此因著廉吏論以達其意高帝聞之手敕褒賞進督秦沛二郡妻子在都賜米三百石兗州刺史柳世隆與懷慰書曰膠東流化潁川致美以今方古曾何足云懷慰本名聞慰武帝卽位以

與舅氏名同敕改之後兼安陸王北中郎司馬卒明帝
卽位謂僕射徐孝嗣曰劉懷慰若在朝廷不憂無清吏
也子霽杳歆

霽字士湮九歲能誦左氏傳十四居父憂有至性每哭
輒嘔血家貧與弟杳歆勵志勤學及長博涉多通梁天
監中歷位西昌相尙書主客侍郎海鹽令霽前後宰二
邑竝以和理稱後除建康令不拜母胡氏寢疾霽年已
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萬遍夜中感夢
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君精誠篤志當相爲申延後六
十日餘乃亡霽廬于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循翔廬

側處士阮孝緒致書抑譬焉霽思慕不已未終喪而卒
著釋俗語八卷文集十卷

杳字士深年數歲徵士明僧紹見之撫而言曰此兒實
千里之駒十三丁父憂每哭哀感行路梁天監中爲宣
惠豫章王行參軍杳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
忘皆訪問焉嘗於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云鄭玄荅張
逸謂爲畫鳳皇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
此言未必可安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
出內酒魏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
作犧牛形晉永嘉中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

二樽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爲然約又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此何所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卽取二書尋檢一如杳言約郊居宅時新構閣齋杳爲贊二首并以所撰文章呈約約卽命工書人題其贊於壁仍報杳書共相歎美又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楸酒而作撰字昉問杳此字是不杳曰葛洪字苑作木旁若昉又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杳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杳

云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仍載其
賦三重五品商溪擦里昉卽檢楊記言皆不差王僧孺
被使撰譜訪杳血脉所因杳云桓譚新論云太史三代
世表旁行邪上竝効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僧孺歎
曰可謂得所未聞周捨又問杳尙書着紫荷橐相傳云
挈囊竟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云持橐簪筆事孝武皇
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並曰橐囊也簪筆以待顧問范
岫撰字書音訓又訪杳焉尋佐周捨撰國史出爲臨津
令有善績秩滿縣三百餘人詣闕請留敕許焉後詹事
徐勉舉杳及顧協等五人入華林撰徧略書成以晉安

王府參軍兼廷尉正以足疾解因著林庭賦王僧孺見而歎曰郊居以後無復此作累遷尚書儀曹郎僕射徐勉以臺閣文議專委杳焉出爲餘姚令在縣清絜湘東王繹發教褒美之大通元年爲步兵校尉兼東宮通事舍人昭明太子謂曰酒非卿所好而爲酒厨之職政爲卿不愧古人耳太子有瓠食器因以賜焉曰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卿古人之器俄有敕代裴子野知著作郎事昭明太子薨新宮建舊人例無停者敕特留杳焉僕射何敬容奏轉杳王府諮議武帝曰劉杳須先經中書仍除中書侍郎尋爲平西湘東諮議參軍兼舍人著作如

南史卷四十九 列傳
三
故遷尚書左丞卒杳清儉無所嗜好自居母憂便長斷
腥羶持齋蔬食臨終遺命斂以法服載以露車還葬舊
墓隨得一地容棺而已不得設靈筵及祭醮其子遵行
之撰要雅五卷楚辭草木疏一卷高士傳二卷東宮新
舊記三十卷古今四部書目五卷文集十五卷並行於
世

歎字士光生夕有香氣氛氲滿室幼有識慧四歲喪父
與羣兒同處獨不戲弄六歲誦論語毛詩意所不解便
能問難十二讀莊子逍遙篇曰此可解耳客問之隨問
而荅皆有情理家人每異之謂爲神童及長博學有文

才不娶不仕與族弟訂竝隱居求志遨遊林澤以山水
書籍相娛而已奉母兄以孝悌稱寢食不離左右母意
有所須口未及言歆已先知手自營辦狼狽供奉母每
疾病夢歆進藥及翌日轉有間効其誠感如此性重興
樂尤愛山水登危履嶮必盡幽遐人莫能及皆歎其有
濟勝之具常欲避人世以母老不忍違每隨兄霽杳從
宦少時好施務周人之急人或遺之亦不拒也久而歎
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
有愧乎天監十七年忽著革終論以爲形者無知之質
神者有知之性有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立故形之於

神逆旅之館耳及其死也神去此館速朽得理是以子羽沉川漢伯方壙文楚黃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若從四子而遊則平生之志得矣然積習生常難卒改革一朝肆志儻不見從今欲剪截煩厚務存儉易進不裸尸退畢常俗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道且張奐止用幅巾王肅唯盥手足范冉斂畢便葬爰珍無設筵几文度故舟爲棺子廉牛車載柩叔起誠絕墳隴康成使無卜吉此數公者尙或如之况爲吾人而尙華泰今欲髣髴景行以爲軌則氣絕不須復魂盥漱而斂以一千錢市成棺單故褰衫衣巾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

中常物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謂惑矣余以孔釋爲師差無此惑斂訖載以露車歸於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爲坎坎足容棺不須塋甃不勞封樹勿設祭饗勿置几筵其蒸嘗繼嗣言象所絕事止余身無傷世教初訏之疾歎盡心救療及卒哀傷爲之誄又著悲友賦以序哀情忽有老人無因而至謂曰君心力堅猛必破死生但運會所至不得久留一方耳彈指而去歎心知其異試遣尋之莫知其所於是信心彌篤旣而寢疾恐貽母憂乃自言笑勉進湯藥謂兄霽杳曰兩兄祿仕足伸供養歎之歸泉復何所憾願深割無益之悲十八

年年三十二卒始沙門釋寶誌遇歌於興皇寺驚起曰
隱居學道清淨登仙如此三說歌未死之春有人爲其
庭中栽柿歌謂兄子弁曰吾不見此實爾其勿言至秋
而亡人以爲知命親故誄其行迹謚曰貞節處士先是
有太中大夫琅邪王敬侑以天監八年卒遺命不得設
復魄旌旒一蘆蓐藉下一枚覆上吾氣絕便沐浴籃輿
載尸還忠侯大夫隧中若不行此則戮吾尸於九泉敬
侑外甥許慧詔因阮研以聞詔曰敬侑令其息崇素氣
絕便沐浴藉以二蘆蓐鑿地周身歸葬忠侯此達生之
格言賢夫玉匣石槨遠矣然子於父命亦有所從有所

不從今崇素若信遺意上周淺薄屬辟不施一朝見侵
狐鼠戮屍已甚父可以訓子子亦不可行之外內易棺
此自奉親之情藉土而葬亦通人之意宜兩捨兩取以
達父子之志棺周於身土周於槨去其牲奠斂以時服
一可以申情二可以稱家禮教無違生死無辱此故當
爲安也

訐字彥度懷珍從孫也祖承宗宋太宰參軍父靈真齊
鎮西諮議武昌太守訐幼稱純孝數歲父母繼卒訐居
喪哭泣孺慕幾至滅性赴弔者莫不傷焉後爲伯父所
養事伯母及昆姊孝友篤至爲宗族所稱自傷早孤人

有誤觸其諱者未嘗不感結流涕長兄絜爲聘妻尅日
成婚訃聞而逃匿事息乃還本州刺史張稷辟爲主簿
主者檄召訃乃挂檄於樹而逃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
不交當世恒居一鹿牀環植竹木寢處其中時人造之
未嘗見也許經一造孝緒卽顧以神交訃族兄歆又履
高操三人日夕招攜故都下謂之三隱訃善立言尤精
意釋典會與歆聽講鍾山諸寺因共卜築宋熙寺東澗
有終焉之志尙書郎何炯嘗遇之於路曰此人風神穎
俊蓋苟奉倩衛叔寶之流也命駕造門拒而不見族祖
孝標與書稱之曰訃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歆矯矯出

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纖續訐嘗著穀
皮巾披納衣每遊山澤輒留連忘返神理閑正姿貌甚
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或有遇之者皆謂神人家甚
貧苦併日而食隆冬之月或無氊絮訐處之晏然人不
覺其飢寒也自少至長無喜愠之色每於可競之地輒
以不競勝之或有加陵之者莫不退而愧服由是衆論
咸歸重焉天監七年卒於歆舍臨終執歆手曰氣絕便
斂斂畢卽埋靈筵一不須立勿設饗祀無求繼嗣歆從
而行之宗人至友相與刊石立銘謚曰立貞處士

善明懷珍族弟也父懷人仕宋爲齊北海二郡太守元

嘉末青州饑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積粟躬食饘粥開倉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田爲續命田善明少而靜處讀書刺史杜驥聞名候之辭不相見年四十刺史劉道隆辟爲中從事懷人謂善明曰我已知汝立身復欲見汝立官也善明應辟仍舉秀才宋孝武見其策強直甚異之泰始初徐州刺史薛安都反青州刺史沈文秀應之時州居東陽城善明家在郭內不能自拔伯父彌之詭說文秀求白劾文秀使領軍主張靈慶等五千人援安都彌之出門密謂部曲曰始免禍坑矣行至下邳乃背文秀善明從伯懷恭爲北海太守據郡相應

善明密契收集門宗部曲得三千人夜斬關奔北海族
兄乘人又聚渤海以應朝廷而彌之尋爲薛安都所殺
明帝贈青州刺史以乘人爲冀州刺史善明爲北海太
守除尚書金部郎乘人病卒仍以善明爲冀州刺史文
秀旣降除善明海陵太守郡境邊海無樹木善明課人
種榆櫝雜果遂獲其利還爲直閣將軍五年魏剋青州
善明母在焉移置代郡善明布衣蔬食哀戚如持喪明
帝每見爲之歎息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善明以母在
魏不願西行泣涕固請見許朝廷多哀善明心事元徽
初遣北使朝議令善明舉人善明舉州鄉北平田惠紹

使魏贖母還時宋後廢帝新立羣臣執政善明獨事齊高帝委身歸誠出爲西海太守行青冀二州刺史善明從弟僧副與善明俱知名於鄉里泰始初魏攻淮北僧副將部曲二千人東依海島齊高帝在淮陰壯其所爲召與相見引爲安成王撫軍參軍後廢帝肆暴高帝憂恐常令僧副微行伺察聲論使密告善明及東海太守垣崇祖使動魏兵善明勸靜以待之高帝納焉廢帝見殺善明爲高帝驃騎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沈攸之反高帝深以爲憂善明獻計曰沈攸之控引八州縱情蓄斂苞藏賊志於焉十年性旣險躁才非持重起

逆累旬遲回不進豈應有所待也一則闡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疑其輕速掩襲未備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此已籠之烏耳事平高帝召善明還都謂曰卿策沈攸之雖張良陳平適如此耳仍遷太尉右司馬齊臺建爲右衛將軍辭疾不拜司空褚彥回謂善明日高尚之事乃卿從來素意今朝廷方相委待詎得便學松喬邪善明荅曰我本無宦情旣逢知己所以戮力驅馳天地廓清朝廷濟濟鄙吝旣申不敢昧於富貴矣高帝踐阼以善明勲誠欲與之祿召謂曰淮南近畿國之形勝非親賢不居卿與我臥

理之乃代明帝爲淮南宣城二郡太守遣使拜授封新
塗伯善明至都上表陳事凡一十一條其一以爲天地
開創宜存問遠方廣宣慈澤其二以爲京都遠近所歸
宜遣醫藥問其疾苦年九十以上及六疾不能自存者
隨宜量賜其三以爲宋氏赦令蒙原者寡愚謂今下赦
書宜令事實相副其四以爲劉昶猶存容能送死境上
諸城宜應嚴備其五以爲宜除宋氏大明以來苛政細
制以崇簡易其六以爲凡諸土木之費且可權停其七
以爲帝子王女宜崇儉約其八以爲宜詔百官及府州
郡縣各貢讜言以弘廣唐虞之美其九以爲忠貞孝悌

宜擢以殊階清儉苦節應授以政務其十以爲革命惟始宜擇才北使其十一以爲交州險要荒之表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宜懷以恩德未應遠勞將士搖動邊昨又撰賢聖雜語奏之託以諷諫上優詔荅之又諫起宣陽門表陳宜明守宰賞罰立學校制齊禮開賓館以接鄰國上荅曰夫賞罰以懲守宰飾館以待遐荒皆古之善政吾所宜勉更撰新禮或非易制國學之美已敕公卿宣陽門今敕停寡德多闕思復有聞善明身長七尺九寸質素不好聲色所居茅齋斧木而已牀榻几案不加剗削少立節行常云在家當孝爲吏當清子孫楷

杖足矣及累爲州郡頗黷財賄崔祖思怪而問之荅曰管子云夷吾知我因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爲廉所得金錢皆以贖母及母至清節方峻所歷之職廉簡不煩俸祿散之親友與崔祖思友善祖思出爲青冀二州善明遺書欽舊因相勗以忠槩及聞祖思死慟哭仍得病建元二年卒豫命薄殯贈左將軍豫州刺史諡烈伯子滌嗣善明家無遺儲唯有書八千卷高帝聞其清貧賜滌家葛塘屯穀五百斛曰葛屯亦吾之垣下令後世知其見異善明從弟僧副字士雲位前將軍封豐陽男卒於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上圖功臣像讚僧副亦在焉兄

法護字士伯有學業位濟陰太守

論曰詩稱抑抑威儀惟人之則又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觀夫杲之風流所得休野行已之度蓋其有焉仲和性履所道德璋業尙所守殆人望也懷珍宗族文質斌斌自宋至梁時移三代或以隱節取高或以文雅見重古人云立言立德斯門其有之乎

南史卷四十九

南史卷四十九考證

庾杲之傳父粲爲宋南郡王義宣丞相城局參軍○監
本缺宋南二字今增正

孔珪傳王晏嘗鳴鼓吹候之○候監本訛候今改正
劉霽傳字士湮○湮梁書作烜

常有雙白鶴循翔廬側○循梁書作馴

劉杏傳鄭立答張逸謂爲畫鳳皇尾婆娑然○婆娑梁
書作娑娑

杳曰此言未必可安○安一本作按

有人餉昉楮酒而作楨字○楨監本訛楨今改从梁書

鄉有古人之風故遺鄉古人之器○此與本卷孔珪傳
齊高帝餉珪父靈產白羽扇素隱几曰君有古人之
風故贈君古人之服二語相同

文集十五卷○一本無此五字

劉歊傳忽有一老人無因而至○梁書歊幼時嘗獨坐
空室有一老公至門與此小異

南史卷四十九考證

南史卷五十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四十

劉瓛

弟璉

顯從弟

族子

明僧紹

子山賓

庾易

子黔婁

於陵

劉虬

子之遴

之亨

劉瓛字子珪沛郡相人晉丹陽尹悵六世孫也祖弘之給事中父惠臨賀太守瓛篤志好學博通訓義年五歲聞舅孔熙先讀管寧傳欣然欲讀舅更爲說之精意聽受曰此可及也宋大明四年舉秀才兄璉亦有名先應州舉至是別駕東海王元曾與瓛父惠書曰此歲賢子

充秀州閤可謂得人除奉朝請不就兄弟三人共處蓬
室一間爲風所倒無以葺之怡然自樂習業不廢聚徒
教授常有數十丹陽尹袁粲於後堂夜集聞而請之指
聽事前古柳樹謂璣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
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薦爲祕書郎不見用後拜
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璣素無宦情自此不復仕
袁粲誅璣微服往哭并致賻助齊高帝踐阼召璣入華
林園談語問以政道荅曰政在孝經宋氏所以亡陛下
所以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又謂璣
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爲何如璣曰陛下戒前軌之失

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及出帝謂司徒褚彥回曰方直乃耳學士故自過人敕璵使數入而璵自非詔見未嘗到宮門上欲用璵爲中書郎使吏部尙書何戢喻旨戢謂璵曰上意欲以鳳池相處恨君資輕可且就前除少日當轉國子博士便卽所授璵笑曰平生無榮進意今聞得中書郎而拜記室豈本心哉後以母老闕養拜彭城郡丞司徒褚彥回宣旨喻之荅曰自省無廊廟才所願唯保彭城丞耳上又以璵兼總明觀祭酒除豫章王驃騎記室參軍丞如故璵終不就武陵王曄爲會稽太守上欲令璵爲曄講除會稽郡

丞學徒從之者轉衆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請爲征北司徒記室璣與張融王思遠書曰奉教使恭召會當停公事但念生平素抱有乖恩顧吾性拙人間不習仕進昔嘗爲行佐便以不能及公事免黜此眷者所共知也量已審分不敢期榮夙嬰貧困加以踈懶衣裳容髮有足駭者中以親老供養褰裳徒步脫爾逮今二代一紀先朝使其更自修正勉勵於階級之次見其繼縷或復賜以衣裳袁緒諸公咸加勸勵終於不能自反也一不復爲安可重爲哉昔人有以冠一免不重加於首每謂此得進止之儀又上下年尊益不願居官次廢晨昏也先

朝爲此曲申從許故得連年不拜旣習此歲久又齒長
疾侵豈宜攝齋河間之聽厠迹東平之僚本無絕俗之
操亦非能偃蹇爲高此又聽覽所當深察者也近初奉
教便自希得託迹客游之末而固辭榮級其故何邪以
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延四方之士有追申白而入楚
羨鄒枚而游梁吾非敢叨夫曩賢庶欲從九九之遺迹
旣於聞道集泮不殊而幸無職司拘礙可得奉温清展
私計志在此耳除步兵校尉不拜璫姿狀纖小儒業冠
於當時都下士子貴游莫不下席受業當世推其大儒
以比古之曹鄭性謙率不以高名自居之詣於人唯一

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門待荅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爲清溪焉竟陵王子良親往修謁七年表武帝爲瓛立館以楊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瓛曰室美豈爲人哉此華宇豈吾宅邪幸可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疾子良遣從瓛學者彭城劉繪順陽范縝將廚於瓛宅營齋及卒門人受學者竝弔服臨送瓛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爲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稱瓛小名也年四十餘未有婚對建元中高帝與司徒褚彥回爲瓛娶王氏女王氏穿壁挂履

上落孔氏牀上孔氏不悅歟卽出其妻及居母憂住墓下不出廬足爲之屈杖不能起此山常有鴝鵒鳥歟在山三年不敢來服釋還家此鳥乃至梁武帝少時嘗經伏膺及天監元年下詔爲歟立碑諡曰貞簡先生所著文集行於世初歟講月令畢謂學生嚴植之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彷彿學者美其退讓時濟陽蔡仲熊禮學博聞謂人曰五音本在中土故氣韻調平今旣東南土氣偏訛故不能感動木石歟亦以爲然仲熊執經議論往往與時宰不合亦終不改操求同故坎壈不進歷年方至尙書左丞當時恨

其不遇又東陽婁幼瑜字季玉著禮括拾三十卷

獻弟璉字子璫方軌正直儒雅不及獻而文采過之宋
秦豫中爲明帝挽郎齊建元初爲武陵王暉冠軍征虜
參軍暉與僚佐飲自割鵝炙璉曰應刃落俎是膳夫之
事殿下親執鸞刀下官未敢安席因起請退與友人會
稽孔暹同舟入東於塘上遇一女子暹目送曰美而艷
璉曰斯豈君子所宜言乎非吾友也於是解裳自隔或
曰與友孔徹同舟入東徹留目觀岸上女子璉舉席自
隔不復同坐兄獻夜隔壁呼璉璉不荅方下牀著衣立
然後應獻怪其久璉曰向東帶未竟其立操如此文惠

太子召璉入侍東官每上事輒削草尋署射聲校尉卒於官時濟陽江重欣亦清介雖處閤室如對嚴賓而不及璉也重欣位至射聲校尉

顯字嗣芳璉族子也父讓字仲翔博識強正各行自居幼爲外祖臧質所鞠養質旣富盛恒有音樂質亡後母沒十許年讓每聞絲竹之聲未嘗不歔歔流涕梁天監初終於晉安內史顯幼而聰敏六歲能誦呂相絕秦賈誼過秦琅邪王思遠吳國張融見而稱之號曰神童族伯璉儒學有重名卒無嗣齊武帝詔顯爲後時年八歲本名頊齊武帝以字難識改名顯天監初舉秀才解褐

中軍臨川王行參軍俄署法曹顯博涉多通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文字零落示諸人莫能識者顯見云是古文尙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昉因大相賞異丁母憂服闋尙書令沈約時領太子少傅引爲少傅五官約爲丹陽尹命駕造焉於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擊席喜曰劉郎子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諸張壯武王粲謁伯喈必無此對其爲名流推賞如此五兵尙書傳昭掌著作撰國史顯自兼廷尉正被引爲佐及革選尙書五都顯以法曹兼吏部

郎後爲尙書儀曹郎嘗爲上朝詩沈約見而美之命工
書人題之於郊居宅壁後兼中書通事舍人再遷驃騎
鄱陽王記室兼中書舍人後爲中書郎舍人如故顯與
河東裴子野南陽劉之遴吳郡顧協連職禁中遞相師
友人莫不慕之顯博聞強記過於裴顧時波斯獻生師
子帝問曰師子有何色顯曰黃師子超不及白師子超
魏人送古器有隱起字無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滯考校
年月一字不差武帝甚嘉焉遷尙書左丞除國子博士
時有沙門訟田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問莫知顯曰
貞字文爲與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後爲雲麾邵陵王

長史尋陽太守魏使李諧至聞之恨不相識歎曰梁德衰矣善人國之紀也而出之無乃不可乎王遷鎮郢州除平西府諮議參軍久在府不得志大同九年終于夏口時年六十三凡佐兩府並事驕王人爲之憂而反見禮重友人劉之遴啓皇太子爲之銘誌葬於秣陵縣劉真長舊塋子莠恁臻臻早有名載北史

顯從弟穀字仲寶形貌短小儒雅博洽善辭翰隨湘東王在蕃十餘年寵寄甚深當時文檄皆其所爲位吏部尙書國子祭酒魏剋江陵入長安

明僧紹字休烈平原鬲人一字承烈其先吳太伯之裔

百里奚子孟明以名爲姓其後也祖玩州中從事父畧
給事中僧紹明經有儒術宋元嘉中再舉秀才永光中
鎮北府辟功曹竝不就隱長廣郡嶗山聚徒立學魏剋
淮南乃度江昇明中齊高帝爲太傅敎辟僧紹及顧歡
臧榮緒以旌幣之禮徵爲記室參軍不至僧紹弟慶符
爲青州僧紹乏糧食隨慶符之鬱洲住弇榆山栖雲精
舍欣玩水石竟不一入州城泰始季年岷益有山崩淮
水竭齊郡僧紹竊謂其弟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
夫陽伏而不泄陰迫而不蒸於是乎有山崩川竭之變
故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殷亡三川竭岐山崩而周亡

五山崩而漢亡夫有國必依山川而爲固山川作變不
亡何待今宋德如四代之季爾誌吾言而勿泄也竟如
其言齊建元元年冬徵爲正員郎稱疾不就其後帝與
崔思祖書令僧紹與慶符俱歸僧紹又曰不食周粟而
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寧得息談邪聊以爲笑慶符罷
任僧紹隨歸住江乘攝山僧紹聞沙門釋僧遠夙德往
候定林寺高帝欲出寺見之僧遠問僧紹曰天子若來
居士若爲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坯以遁若辭
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旣而遁還攝山建栖霞寺而
居之高帝甚以爲恨昔戴顓高卧牖下以山人之服加

其身僧紹故云高帝後謂慶符曰卿兄高尙其事亦堯
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逕路絕風雲通仍
賜竹根如意筍箠冠隱者以爲榮焉勃海封延伯者高
行士也聞之歎曰明居士身彌後而名彌先亦宋齊之
儒仲也永明中徵國子博士不就卒僧紹長兄僧胤能
言立仕宋爲江夏王義恭參軍王別爲立榻比之徐孺
子位冀州刺史子慧照元徽中爲齊高帝平南主簿從
拒桂陽累至驃騎中兵參軍與伯玉對領直建元元年
爲巴州刺史綏懷蠻蜒上許爲益州刺史未遷卒僧胤
次弟僧暹亦好學宋大明中再使魏于時新誅司空劉

誕孝武謂曰若問廣陵之事何以答之對曰周之管蔡
漢之淮南帝大悅及至魏魏問曰卿銜此命當緣上國
無相踰者邪荅曰聰明特達舉袂成帷比屋之暉又無
下僕晏子所謂看國善惡故再辱此庭位至青州刺史
僧紹子元琳仲璋山賓竝傳家業山賓最知名

山賓字孝若七歲能言立理十三博通經傳居喪盡禮
起家奉朝請兄仲璋痼疾家道屢空山賓乃行干祿後
爲廣陽令頃之去官會詔使公卿舉士左衛將軍江祐
上書薦山賓才堪理劇齊明帝不重學謂祐曰聞山賓
談書不輟何堪官邪遂不用梁臺建累遷右軍記室參

軍掌吉禮時初置五經博士山賓首應其選歷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天監十五年出爲持節都督緣淮諸軍事北兗州刺史普通二年徵爲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遷御史中丞以公事左遷黃門侍郎四年爲散騎常侍東宮新置學士又以山賓居之俄以本官兼國子祭酒初山賓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稔啓出倉米以賑百姓後刺史檢州曹失簿以山賓爲耗損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不自理更市地造宅昭明太子聞築室不就有令曰明祭酒雖出撫大蕃擁旌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令送薄助并詒詩

日平仲古稱奇夷齊昔擅美令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
築室非道傍置宅歸仁里庚桑方有係原生今易擬必
來三徑人將招五經士山賓性篤實家中嘗乏困貨所
乘牛既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療差已久
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
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澆矣五年又假節
攝北兗州事後卒官贈侍中諡曰質子山賓累居學官
甚有訓導之益然性頗踈通接於諸生多狎此人皆愛
之所著吉禮儀注二百二十四卷禮儀二十卷孝經喪
服義十五卷子震字興道亦傳父業位太子舍人尚書

祠部郎餘姚令山賓弟少遐字處默亦知名位都官尙書簡文謂人曰我不喜明得尙書更喜朝廷得人後拜青州刺史太清之亂奔魏仕北齊卒于太子中庶子子罕司空記室明氏南度雖晚竝有名位自宋至梁爲刺史者六人

庾易字幼簡新野人也徙居江陵祖玫巴郡太守父道驥安西參軍易志性恬靜不交外物齊臨川王映臨州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走藁採麋鹿之伍終其解之毛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承欽其風

贈以鹿角書格蚌盤蚌研白象牙筆并贈詩曰白日清
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觀臺尚易以連理几竹翹書
格報之建武三年詔徵爲司空主簿不就卒子黔婁嗣
黔婁字子貞一字貞正少好學多所講誦性至孝不曾
失色於人南陽高士劉虬宗測竝歎異之仕齊爲編令
政有異績先是縣境多猛獸暴黔婁至猛獸皆度往臨
沮界時以爲仁化所感徙屏陵令到縣未旬易在家遭
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卽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
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鑿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
利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

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復可延
汝誠禱既至政得至月末晦而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
于冢側梁臺建黔婁自西臺尙書儀曹郎爲益州刺史
鄧元起表爲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
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唯黔婁一無所取元起
惡其異衆厲聲曰長史何獨爲高黔婁示不違之請書
數篋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素百姓便之元起死于蜀
郡部曲皆散黔婁身營殯斂攜持喪柩歸鄉里東宮建
以中軍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讀甚見知重詔與太子中
庶子殷鈞中書舍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賓遞日爲太

子講五經義遷散騎侍郎卒弟於陵

於陵字子介七歲能言立理及長清警博學有才思齊

隨王子隆爲荊州召爲主簿使與謝朓宗夬抄撰羣書

子隆代還又以爲送故主簿子隆爲明帝所害僚吏畏

避莫至唯於陵與夬獨留經理喪事永元末除東陽遂

安令爲人吏所稱梁天監初爲建康獄平遷尙書功論

郎待詔文德殿後兼中書通事舍人拜太子洗馬舊東

宮官屬通爲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代用人皆

取甲族有才望者時於陵與周捨並擢充此職武帝曰

官以人清豈限甲族時論以爲美累遷中書黃門侍郎

舍人如故後終於鴻臚卿弟肩吾

肩吾字慎之八歲能賦詩爲兄於陵所友愛初爲晉安
王國常侍王每徒鑣肩吾常隨府在雍州被命與劉孝
威江伯搖孔敬通申子悅徐防徐摛王圓孔鑠鮑至等
十人抄撰衆籍豐其果饌號高齋學士王爲皇太子兼
東宮通事舍人後爲安西湘東王中錄事諮議參軍太
子率更令中庶子簡文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徐
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克其選齊
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
轉拘聲韻彌爲麗靡復踰往時簡文與湘東王書論之

曰比見京師文體懦弱殊常競學浮疎爭事闡緩既殊
 比與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
 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
 更模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天
 傳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倚撫但以當世之作歷萬
 古之才人遠則楊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觀其遺辭用
 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昔賢爲非若以昔賢可
 稱則今體宜棄俱爲盍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劾謝康
 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
 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

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
覆絕其所長唯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
慕故胸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決羽謝生豈三千
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銑反爲拙
目所嗤巴人下俚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
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覆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
耳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率履之人
望閩鄉而歎息詩旣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
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章橫流一至於
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文章之

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
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
欲論之無可與語思言子建一共商推辯茲清濁使如
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白既定雌黃有別使夫懷
鼠知慙濫竽自耻相思不見我勞如何及簡文卽位以
肩吾爲度支尙書時上流蕃鎮並據州拒侯景景矯詔
遣肩吾使江州喻當陽公大心大心乃降賊肩吾因逃
入東後賊宋子仙破會稽購得肩吾欲殺之先謂曰吾
聞汝能作詩今可卽作若能將貸汝命肩吾操筆便成
辭采甚美子仙乃釋以爲建昌令仍間道奔江陵歷江

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封武康縣侯卒贈散騎常侍中書令子信

劉虬字靈預一字德明南陽涅陽人晉豫州刺史喬七世孫也徙居江陵虬少而抗節好學須得祿便隱宋泰始中仕至晉平王驃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靜處常服鹿皮裕斷穀餌朮及胡麻齊建元初豫章王嶷爲荊州教辟虬爲別駕與同郡宗測新野庾易竝遺書禮請之虬等各修賤荅而不應命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卿表虬及同郡宗測宗尙之庾易劉昭五人請加蒲車東帛之命詔徵爲通直郎不就竟陵王致書通意虬荅

日虬四節卧疾病三時營灌植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
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虬精信釋氏衣麤布
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
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其冬虬病正
晝有白雲徘徊簷戶之內又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年
五十八虬子之遴

之遴字思貞八歲能屬文虬曰此兒必以文興吾宗常
謂諸子曰若比之顏氏之遴得吾之文由是州里稱之
時有沙門僧惠有異識每詣虬必呼之遴小字曰僧伽
福德兒握手而進之年十五舉茂才明經對策沈約任

昉見而異之吏部尚書王瞻嘗候任昉遇之遴在坐昉謂瞻曰此南陽劉之遴學優未仕水鏡所宜甄擢卽調爲太學博士昉曰爲之美談不如面試時張稷新除尚書僕射託昉爲讓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筆立成昉曰荆南秀氣果有異才後位必當過僕御史中丞樂藹卽之遴之舅憲臺奏彈皆令之遴草焉後爲荊州中從事梁簡文臨荊州仍遷宣惠記室之遴篤學明審博覽羣籍時劉顯韋稜竝稱強記之遴每與討論或不過也累遷中書侍郎後除南郡太守武帝謂曰卿母年德竝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理轉西中郎湘東王繹長史

太守如故初之遴在荆府常寄居南郡忽夢前太守袁
象謂曰卿後當爲折臂太守卽居此中之遴後牛奔墮
車折臂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書則以手就筆歎曰豈
黥而王乎周捨嘗戲之曰雖復竝坐可橫政恐陋巷無
枕後連相兩王再爲此郡歷祕書監出爲郢州行事之
遴意不願出固辭曰去歲命絕離異不敢東下今年所
忌又在西方武帝手敕曰朕聞妻子具孝衰於親爵祿
具忠衰於君卿旣內足理忘奉公之節遂爲有司奏免
後爲都官尚書太常卿之遴好古愛奇在荊州聚古器
數十百種有一器似甌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

能知者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其第一種鏤銅鴟夷棹
二枚兩耳有銀鏤銘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種金銀錯
鏤古罇二枚有篆銘云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其第三
種外國澡灌一口有銘云元封二年龜茲國獻其第四
種古製澡盤一枚銘云初平二年造時鄱陽嗣王範得
班固所撰漢書真本獻東宮皇太子令之遴與張纘到
澆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錄其異狀數十事其大畧云
案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
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子又案古本敘傳號爲中
篇今本稱爲敘傳又今本敘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

彪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表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上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伏劔周章邦之傑子寔惟彭英化爲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卷也之遴好屬文多學古體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恒共討論古籍因爲交好時周易尚書禮記

毛詩竝有武帝義疏唯左氏傳尚闕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上之帝大悅詔荅曰省所撰春秋義比事論書辭微旨遠編年之教言闡義繁丘明傳洙泗之風公羊宗西河之學鐸椒之解不追瑕丘之說無取繼踵胡毋仲舒云盛因循穀梁千秋最篤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鑿指歸殊致詳略紛然其來舊矣昔在弱年久經研味一從遺置迄將五紀兼晚秋暑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披括須待夏景試欲推尋若溫故可求別酬所問也始武帝於齊代爲荆府諮議時之遴父虬隱在百里洲

早相知聞帝偶匱乏遣就虬換穀百斛之遴時在父側
曰蕭諮議蹟士云何能得春願與其米虬從之及帝卽
位常懷之侯景初以蕭正德爲帝之遴時落景所將使
授璽紱之遴預知仍剃髮披法服乃免先是平昌伏挺
出家之遴爲詩嘲之曰傳聞伏不鬪化爲支道林及之
遴遇亂遂披染服時人笑之尋避難還鄉湘東王繹嘗
嫉其才學聞其西上至夏口乃密送藥殺之不欲使人
知乃自製誌銘厚其賻贈前後文集五十卷子三達字
三善數歲能清言及屬文州將湘東王繹聞之盛集賓
客召而試之說義屬詩皆有理致年十二聽江陵令賀

革講禮還仍覆述不遺一句年十八卒之遴深懷悼恨
乃題墓曰梁妙士以旌之之遴弟之亨

之亨字嘉會年四歲出後叔父嵩及長好學美風姿善
占對武帝之臨荊州唯與虬談虬見之遴之亨帝曰之
遴必以文章顯之亨當以功名著後州舉秀才除太學
博士仍代兄之遴爲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步兵校尉湘
東王繹諮議參軍敕賜金策并賜詩焉大通六年出師
南鄭詔湘東王節度諸軍之亨以司農卿爲行臺承制
途出本州北界總督衆軍杖節而西樓船戈甲甚盛老
小緣岸觀曰是前舉秀才者鄉部偉之是行也大致剋

復軍士有功皆錄唯之亨爲蘭欽所訟執政因而陷之
故封賞不行但復本位而已久之帝讀陳湯傳恨其立
功絕域而爲文吏所抵宦者張僧胤曰外聞論者竊謂
劉之亨似之帝感悟乃封爲臨江子固辭不拜之亨美
績嘉聲在朱异之右旣不協懼爲所害故美出之以代
之遴爲安西湘東王繹長史南郡太守上問朱异曰之
亨代兄喜不兄弟因循豈直大馮小馮而已又謂尚書
令何敬容曰荊州長史南郡太守皆是僕射出入今者
之亨便是九轉在郡有異績吏人稱之卒荆土懷之不
復稱名號爲大南郡小南郡子廣德亦好學負才任氣

承聖中位湘東太守魏平荊州依于王綝綝平陳太建
中歷河東太守卒官之亨弟之遲位荊州中從事史子
仲威少有志氣頗涉文史梁承聖中爲中書侍郎蕭莊
稱尊號以爲御史中丞隨莊終鄴中

坦字德度虬從弟也仕齊歷孱陵令南中郎錄事參軍
所居以幹濟稱梁武帝起兵時輔國將軍楊公則爲湘
州刺史帥師赴夏口西朝議行州事者坦求行乃除輔
國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刺史坦嘗在湘州多舊恩道
迎者甚衆齊東昏遣安成太守劉希祖破西臺所選太
守范僧簡於平都希祖移檄湘部於是始興內史王僧

粲應之湘部諸郡悉皆蜂起州人咸欲汎舟逃走坦悉聚船焚之前湘州鎮軍鍾玄紹潛應僧粲坦聞其謀僞爲不知因理訟至夜城門遂不閉以疑之玄紹未及發明旦詣坦問其故久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玄紹在坐未起而收兵已報具得其文書本末玄紹卽首伏於坐斬之焚其文書餘黨悉無所問梁天監初論功封荔浦子三年遷西中郎長史蜀郡太守行益州事未至蜀道卒。

論曰劉瓛弟兄僧紹父子竝業盛專門飾以儒行持身之節異夫苟得患失者焉庾易劉虬取高一代其所以

行己事兼隱德諸子學業之美各著家聲顯及之遴見
嫉時主或以非罪而斥或以非疾而亡異夫自古哲王
居己下賢之道有以知武皇之不弘元后之多忌梁祚
之不永也不亦宜哉

南史卷五十

南史卷五十考證

劉瓛弟璉傳與友孔徹同舟入東○與監本訛與今改

正

劉顯傳陸倕聞之擊席喜曰劉郎子可謂差人○梁書
聞之下無擊席二字郎字下無子字又喜作歎今各
本俱同从之

明僧紹傳隱長廣郡嶗山○嶗一本作勞顧炎武日知
錄本草天麻生太山嶗山諸山則字本作嶗若魏書
地形志唐書姜撫傳宋史甄棲真傳作勞並傳寫之
訛乃齊乘以爲登之者勞又云一作牢邱長春又改

爲鰲皆鄙淺可笑今从監本

勃海封延伯者高行士也○延監本誤追今从閣本

明山賓傳平仲古稱奇夷齊昔擅美○齊梁書作吾誤
庾易傳易謂使人曰走藁採麋鹿之伍終其解之毛衣

○終其解之毛衣一本作終歲鮮毛之衣

庾於陵傳遷尚書功論郎○功論梁書作工部

庾肩吾傳朱白既定雌黃有別○白梁書作丹

劉之遴傳必呼之遴小字曰僧伽福德兒○監本脫伽
字今增正

劉之亨傳故美出之以代之遴爲安西湘東王繹長史

○上文云之亨美績嘉聲在朱异之右既不協懼爲所害則美字尚係异字之誤也今各本俱同姑仍之

南史卷五十考證

南史卷五十一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四十一

梁宗室上

吳平侯景

子勵弟昌

勸昂

勸昱

勃

長沙宣武王懿

子業猷子韶

孫孝儼駿

業弟藻猷弟朗

明猷

永陽昭王敷

衡陽宣王暢

桂陽簡王融

子象象子造

臨川靜惠王宏

子正仁正義

正義弟正德正德弟正則

正德子見理正則弟正立

正立子賁正表弟正信

正立弟正表

吳平侯景字子照梁武帝從父弟也祖道賜以禮讓稱
居鄉有爭訟專賴平之又周其疾急鄉里號曰墟王皆
竊言曰其後必大仕宋終于書侍御史齊末追贈左光
祿大夫三子長曰尚之次曰文帝次曰崇之尚之敦厚
有器業爲司徒建安王中兵參軍一府稱爲長者遷步
兵校尉卒官梁天監初追諡曰文宣侯子靈鈞仕齊爲
廣德令武帝起兵行會稽郡事項之卒追封東昌縣侯
子審嗣崇之仕齊官至東陽太守以幹能顯政尚嚴厲
永明中錢唐唐瑀之反別衆破東陽崇之遇害天監初
追諡忠簡侯景崇之子也八歲隨父在郡居喪以毀聞

及長好學才辯有識斷仕齊爲永寧令政爲百城最永
嘉太守范述曾居郡號稱廉平雅服景爲政乃勝郡門
曰諸縣有疑滯者可就永寧令決以疾去官永嘉人胡
仲宣等千人詣闕表請景爲郡不許永元二年以長沙
宣武王懿勲除步兵校尉是冬懿遇害景亦逃難武帝
起兵以景行南兖州事時天下未定河北僭楚各據塢
壁景示以威信渠帥相率面縛請罪旬日境內皆平武
帝踐阼封吳平縣侯南兖州刺史加都督詔景母毛氏
爲國太夫人禮如王國太妃假金章紫綬景居州清恪
有威裁明解吏職文案無擁下不敢欺吏人畏敬如神

會年荒計口振恤又爲饘粥於路以賦之死者給棺具人甚賴焉天監七年爲左驍騎將軍兼領軍將軍領軍管天下兵要宋孝建以來制局用事與領軍分權典事以上皆得呈奏領軍垂拱而已及景在職峻切官曹肅然制局監皆近倖頗不堪命以是不得久留中尋出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八年魏荊州刺史元志攻潺溝驅迫羣蠻羣蠻悉度漢水來降議者以爲蠻累爲邊患可因此除之景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且魏人來侵每爲矛楯若悉誅蠻則魏軍無礙非長策也乃開樊城受降因命司馬朱思遠寧蠻長史曹義宗中兵參軍

孟惠雋擊志於潺溝大破之景初到州省除參迎羽儀
器服不得煩擾吏人修葺城壘申警邊備理辭訟勸農
桑郡縣皆改節自勵州內清靜抄盜絕迹十三年復爲
領軍將軍直殿省知十州損益事月加祿五萬景爲人
雅有風力長於辭令其在朝廷爲衆所瞻仰於武帝雖
屬爲從弟而禮寄甚隆軍國大事皆與議決十五年加
侍中及太尉揚州刺史臨川王宏坐法免詔景以爲安
右將軍監揚州置佐史卽宅爲府景越親居揚州固讓
至於涕泣帝弗許在州尤稱明斷符敎嚴整有田舍老
姥訴得符還至縣縣吏未卽發姥語曰蕭監州符如火

汝手何敢留之其爲人所畏敬如此遷都督郢州刺史
將發帝幸建興苑餞別爲之流涕在州復有能名齊安
竟陵郡接魏界多盜賊景移書告示魏卽禁塢戍保境
不復侵略卒于州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子勵

勵字文約弱不好弄喜愠不形於色仕太子洗馬母憂
去職殆不勝喪每一思至必徒步之墓或遇風雨仆卧
中路坐地號慟起而復前家人不能禁景特所鍾愛曰
吾百年後其無此子乎使左右節哭服闋除太子中舍
人景薨于郢鎮或以路遠祕其凶問以疾漸爲辭勵乃
奔波屈于江夏不進水漿者七日廬于墓所親友隔絕

會叔父曇下詔獄勵乃率昆弟羣從同詣大理雖門生
故吏莫能識之後襲封吳平侯對揚王人悲慟嗚咽傍
人亦爲隕涕除淮南太守以善政稱遷宣城內史郡多
猛獸常爲人患及勵在任獸暴爲息又遷豫章內史道
不拾遺男女異路徙廣州刺史去郡之日吏人悲泣數
百里中舟乘填塞各齎糧食以送勵勵人爲納受隨以
錢帛與之至新淦縣斫山村有一老姥以漿警鱖魚自
送舟側奉上之童兒數十人入水扳舟或歌或泣廣州
邊海舊饒外國舶至多爲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過三
數及勵至纖毫不犯歲十餘至俚人不實多爲海暴勵

征討所獲生口寶物軍資之外悉送還臺前後刺史皆營私蓄方物之貢少登天府自勵在州歲中數獻軍國所須相繼不絕武帝歎曰朝廷便是更有廣州有詔以本號還朝而江西俚帥陳文徹出寇高要又詔勵重申蕃任未幾文徹降附勵以南江危險宜立重鎮乃表臺於高涼郡立州敕仍以爲高州以西江督護孫固爲刺史徵爲太子左衛率勵性率儉而器度寬裕左右嘗將羹至胷前翻之顏色不異徐呼更衣聚書至三萬卷披翫不倦尤好東觀漢記略皆誦憶劉顯執卷策勵酬應如流乃至卷次行數亦不差失少交結唯與河東裴子

野范陽張纘善卒於道贈侍中諡日光侯勵弟勸勸字
文肅少以清靜自立封西鄉侯位南康內史太舟卿大
寶元年與南康王會理謀誅侯景事發遇害勸弟劬劬
字文祇封東鄉侯位太子洗馬及勸同見害劬弟勃位
定州刺史封曲江鄉侯大寶初廣州刺史元景仲將謀
應侯景西江督護陳霸先攻景仲迎勃爲刺史時湘東
王繹在荊州雖承制授職力不能制遂從之勃乃鎮嶺
南爲廣州刺史後江表定以王琳代爲廣州以勃爲晉
州刺史魏剋江陵勃復據廣州敬帝承制加司徒紹泰
中爲太尉尋進爲太保及陳武禪代之際舉兵不從尋

嚴遇害

昌字子建景弟也位衡州刺史性好酒在州每醉徑出人家或獨詣草野刑戮頗無期度醉時所殺醒或求焉亦無悔也累遷兼宗正卿屢爲有司所劾久留都忽忽不樂遂縱酒虛憊在石頭東齋引刀自刺而卒弟昂昂字子明位輕車將軍監南兖州初元景再爲兖州德惠在人及昂來代時人方之馮氏徵爲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時有女子年二十許散髮黃衣在武窟山石室中無所修行唯不甚食或出人間時飲少酒鵝卵一兩枚人呼爲聖姑就求子往往有効造者充滿山谷昂呼問

無所對以爲祇或鞭之二十創卽差失所在中大通元年爲領軍將軍久之封湘陰侯出爲江州刺史卒諡曰恭侯

昂弟昱字子真少而狂狷不拘禮度異服危冠交遊冗雜尤善屠牛業以爲常於宅內酤酒好騎射歷位中書侍郎每求試邊州武帝以其輕脫無威望抑而不許遷給事黃門侍郎上表請自解帝手詔責之坐免官因此杜門絕朝觀普通五年坐於宅內鑄錢爲有司所奏下廷尉得免官徙臨海郡行至上虞有敕追還令受菩薩戒旣至恂恂盡禮改意蹈道持戒又精潔帝甚嘉之爲

晉陵太守下車廟名迹除煩苛明法憲嚴於奸吏旬日之間郡中大安俄而暴卒百姓行號巷哭市里爲之謫涕設祭奠於郡庭者四百餘人田舍有婦女夏氏年百餘歲扶曾孫出郡悲泣不自勝其惠化所感如此百姓相率爲立廟建碑以紀其德又詣都表求贈諡詔贈湘州刺史諡曰恭子

文帝十男張皇后生長沙宣武王懿永陽昭王敷武帝衡陽宣王暢李太妃生桂陽簡王融融爲東昏所害敷暢齊建武中卒武帝踐阼竝追封郡王陳太妃生臨川靜惠王宏南平元襄王偉吳太妃生安成康王秀始興

忠武王憺費太后生鄱陽忠烈王恢

長沙宣武王懿字元達文帝長子也少有令譽解褐齊安南邵陵王行參軍襲爵臨湘縣侯歷位晉陵太守以善政稱永明末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加督是歲魏軍入漢中遂圍南鄭懿隨機拒擊乃解圍遁去又遣氏帥楊元秀攻取魏歷城等六戍魏人震懼邊境遂寧永元二年裴叔業據豫州反懿以豫州刺史領歷陽南譙二郡太守討之叔業懼遂降魏武帝時在雍州遣典籤趙景悅說懿興晉陽之甲誅君側之罪懿不荅旣而平西將軍崔慧景入寇奉江夏王寶立圍臺城齊室大亂馳信

召懿懿時方食投箸而起率銳卒三千人入援武帝馳遣虞安福下都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主尚或難立況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滅之後仍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若不欲爾便放表還歷陽託以外拒爲事則威振內外誰敢不從一朝放兵受其厚爵高而無人必生後悔長史徐曜甫亦苦勸竝不從慧景遣其子覺來拒懿擊大破之乘勝而進慧景衆潰追斬之授中書令都督征討水陸諸軍事時東昏肆虐茹法珍王暄之等執政宿臣舊將竝見誅夷懿旣勲高獨居朝右深爲法珍等所憚乃說東昏將加酷

害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令西奔懿不從曰古皆有死豈有叛走中書令邪尋見留省賜藥與弟融俱殞謂使者曰家弟在雍深爲朝廷憂之中興元年贈司徒宣德太后臨朝改贈太傅天監元年追崇丞相封長沙郡王諡曰宣武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葬禮依晉安平王故事懿名望功業素重武帝本所崇敬帝以天監元年四月丙寅卽位是日卽見褒崇戊辰乃崇贈第二兄敷第四弟暢第五弟融至五月有司方奏追皇考皇妣尊號遷神主于太廟帝不親奉命臨川王宏侍從七月帝臨軒遣兼大尉散騎常侍王份奉策上太祖文皇帝

獻皇后及德皇后尊號既先卑後尊又臨軒命策識者
頗致譏議焉

懿子業字靜曠幼而明敏仕齊爲太子舍人宣武之難
與二弟藻象俱逃匿於王巖秀家東昏知之收巖秀付
建康獄考掠備極乃以鉗拔手爪至死不言竟以免禍
天監二年襲封長沙王歷位祕書監侍中都督南兖州
刺史運私邸米儼人作甓以砌城武帝善之徙湘州尤
著善政零陵舊有二猛獸爲暴無故相枕而死郡人唐
睿見猛獸傍一人曰刺史德感神明所以兩猛獸自斃
言訖不見衆竝異之業性敦篤所在留意普通四年爲

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薨諡曰元王文集行於世子孝儼
嗣

孝儼字希莊射策甲科除祕書郎太子舍人從幸華林
園於坐獻相風烏華光殿景陽山等頌其文甚美帝深
賞異之薨諡曰章子脊嗣業弟藻

藻字靖藝仕齊位著作佐郎天監元年封西昌縣侯爲
益州刺史時鄧元起在蜀自以有剋劉季連功恃宿將
輕少藻藻怒乃殺之旣天下草創邊徼未安州人焦僧
護聚衆數萬據郫繁作亂藻年未弱冠集僚佐議欲自
擊之或陳不可藻大怒斬之階側乃乘平肩輿巡行賊

壘賊聚弓亂射矢下如雨從者舉楯禦箭又命除之由
此人心大安賊乃夜遁藻命騎追擊平之元年徵爲太
子中庶子初鄧元起之在蜀也崇於聚斂財貨山積金
玉珍帛爲一室名曰內藏綺縠錦罽爲一室號曰外府
藻以外府賜將帥內藏歸王府不有私焉及是還朝輕
裝就路再遷侍中藻性謙退不求聞達善屬文尤好古
體自非公宴未嘗妄有所爲縱有小文成輒棄本歷雍
兗二州刺史頻蒞州鎮人吏咸稱之推善下人常如弗
及普通六年爲軍師將軍與西豐侯正德北侵渦陽輒
班師爲有司奏免官削爵土八年復封爵中大通三年

爲中軍將軍太子詹事出爲丹陽尹帝每稱其小字歎
曰子弟竝如迦葉吾復何憂入爲尚書左僕射加侍中
固辭不許大同五年遷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書
令侍中如故藻性恬靜獨處一室牀有膝痕宗室衣冠
莫不楷則常以爵祿大過每思屏退門庭閑寂賓客罕
通簡文尤敬愛之自遭家禍恒布衣蒲席不食鮮禽非
公庭不聽音樂武帝每以此稱之出爲南徐州刺史侯
景亂藻遣世子彧率兵入援及城開加散騎常侍侯景
遣其儀同蕭邕代之據京口藻因感氣疾或勸奔江北
藻曰吾國之台鉉任寄特隆旣不能誅翦逆賊正當同

死朝廷耳因不食而薨

藻弟猷封臨汝侯爲吳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
飲至一斛每酌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
後爲益州刺史侍中中護軍時江陽人齊苟兒反衆十
萬攻州城猷兵糧俱盡人有異心乃遙禱請救是日有
田老逢一騎浴鐵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時
日已晡騎舉稍曰後人來可令之疾馬欲及日破賊俄
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爲誰曰吳興楚王
來救臨汝侯當此時廟中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
上偶皆泥濕如汗者是月猷大破苟兒猷在州頗僭濫

客筵內遂有香橙不置連榻武帝末知之以此爲愆還都
都以憂愧成疾卒諡曰靈以與神交也

猷子韶字德茂初封上甲縣都鄉侯太清初爲舍人城陷奉詔西奔及至江陵人士多往尋覓令韶說城內事韶不能人人爲說乃疏爲一卷客問者便示之湘東王聞而取看謂曰昔王韶之爲隆安紀十卷說晉末之亂離今之蕭韶亦可爲太清紀十卷矣韶乃更爲太清紀其諸議論多謝吳爲之韶旣承旨撰著多非實錄湘東王德之改超繼宣武王封長沙王遂至郢州刺史韶昔爲幼童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信所給遇

客韶亦爲信傳酒後爲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韶
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別榻有自矜色
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徑上韶牀踐蹋肴饌直視韶面謂
曰官今日形容大異近日時賓客滿坐韶甚慙恥

韶弟駿字德款善草隸工文章晚更習武旅力絕人與
永安侯確相類位尚書殿中郎起武將軍封南安侯城
陷爲賊任約所禮謀召鄱陽嗣王範襲約反爲所害

猷弟朗字靖徹天監五年例以王子封侯歷太子洗馬
桂州刺史加都督性倨而虐羣下患之記室庾丹以忠
諫見害帝聞之使於嶺表以功自効丹父景休位御史

中丞丹少有雋才與伏挺何子朗俱爲周捨所狎初景
休罷巴東郡頗有資產丹負錢數百萬責者填門景休
怒不爲之償旣而朝賢之丹不之景休景休悅乃悉爲
還之爲建康正坐事流廣州

朗弟明字靖通少被武帝親愛封貞陽侯太清元年爲
豫州刺史百姓詣闕拜表言其德政樹碑于州門內及
碑匠採石出自肥陵明乃廣營廚帳多召人物躬自率
領牽至州識者笑之曰王自立碑非州人也武帝旣納
侯景大舉北侵使南康王會理總兵明乃拜表求行固
請乃許之會理已至宿預詔改以明代爲都督水陸諸

軍趣彭城大圍進取救曰侯景志清鄴洛以雪讎恥其先率大軍隨機撫定汝等衆軍可止於寒山築堰引清水以灌彭城大水一沉孤城自殄慎勿妄動明師次呂梁十八里作寒山堰以灌彭城水及于堞不沒者三板魏遣將慕容紹宗赴救明謀略不出號令莫行諸將每諮事輒怒曰吾自臨機制變勿多言衆乃各掠居人明亦不能制唯禁其一軍無所侵掠紹宗至決堰水明命將救之莫肯出魏軍轉逼人情大駭胡貴孫謂趙伯超曰不戰何待伯超懼不能對貴孫乃入陳苦戰伯超擁衆弗敢救曰與戰必敗不如全軍早歸乃使具良馬載

其愛妾自隨貴孫遂沒伯超子威方將赴戰伯超懼其
出使人召之遂相與南還明醉不能興衆軍大敗明見
俘執北人懷其不侵掠謂之義王及至魏魏帝引見明
及諸將帥釋其禁送晉陽勃海王高澄禮明甚重謂曰
先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聞彼禮佛文常云奉爲魏
主并及先王此甚是梁主厚意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
擾因欲與梁通和使人以明書告武帝方致書以慰高
澄東魏除明散騎常侍及聞社稷淪蕩哀泣不捨晝夜
魏平江陵齊文宣使送明至梁并前所獲梁將湛海珍
等皆聽從明歸令上黨王渙率衆送之是時太尉王僧

辯司空陳霸先在建康推晉安王方智爲太宰都督中
外諸軍事承制置百官渙軍漸進明與僧辯書求迎僧
辯不從及渙破東關斬裴之橫僧辯懼乃納明於是梁
輿東度齊師北反明至望朱雀門便長慟迄至所止道
俗參問皆以哭對之及稱尊號改承聖四年爲天成元
年大赦境內以方智爲太子授王僧辯大司馬遣其子
章馳到齊拜謝齊遇明及僧辯使人在館供給宴會豐
厚一同武帝時使及陳霸先襲殺僧辯復奉晉安王是
爲敬帝而以明爲太傅建安王報齊云僧辯陰謀篡逆
故誅之仍請稱臣于齊永爲蕃國齊遣行臺司馬恭及

梁人盟於歷陽明年齊人徵明霸先猶稱蕃將遣使送
明疽發背死時王琳與霸先相抗齊文宣遣兵納永嘉
王莊主梁祀追謚明曰閔皇帝

永陽昭王敷字仲達文帝第二子也少有學業仕齊爲
隨郡內史招懷遠近士庶安之以爲前後之政莫及明
帝謂徐孝嗣曰學士舊聞例不解理官聞蕭隨郡唯置
酒清言而路不拾遺行何風化以至於此荅曰古者修
文德以來遠人況止郡境而已帝稱善徵爲廬陵王諮
議參軍卒武帝卽位贈司空封永陽郡王諡曰昭天監
二年子伯游嗣伯游字士仁位會稽太守薨諡曰恭

衡陽宣王暢文帝第四子也有美名仕齊位太常封江陵縣侯卒天監元年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封衡陽郡王諡曰宣三年子元簡位郢州刺史卒於官諡曰孝葬將引柩有聲議者欲開視王妃柳氏曰晉文已有前例不聞開棺無益亡者之生徒增生者之痛遂止少子獻嗣桂陽簡王融文帝第五子也仕齊位太子洗馬與宣武王懿俱遇害天監元年贈撫軍大將軍封桂陽郡王諡曰簡無子詔以長沙宣武王第九子象嗣

象字世翼容止閑雅簡於交游事所生母以孝聞位丹陽尹象生長深宮始親庶政舉無失德朝廷稱之再遷

湘州刺史加都督湘州舊多猛獸爲暴及象任州日四
猛獸死於郭外自此靜息故老咸稱政德所感歷位太
常卿加侍中兼遷祕書監薨諡曰敦子慥嗣

慥字元貞位信州刺史有威惠太清二年赴援臺城遇
敕還蕃尋爲張纘所構書報湘東王曰河東桂陽二蕃
掎角欲襲江陵湘東乃水步兼行至荆鎮慥尚軍江津
不以爲意湘東至乃召慥深加慰喻慥心乃安後留止
省內慥心知禍及遂肆醜言湘東大怒付獄殺之

臨川靜惠王宏字宣達文帝第六子也長八尺美鬚眉
容止可觀仕齊爲北中郎桂陽王功曹史宣武之難兄

弟皆被收道人釋惠思藏宏及武帝師下宏至新林奉
迎建康平爲中護軍領石頭戍事天監元年封臨川郡
王位揚州刺史加都督四年武帝詔宏都督諸軍侵魏
宏以帝之介弟所領皆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爲
百數十年所未之有軍次洛口前軍剋梁城宏部分乖
方多違朝制諸將欲乘勝深入宏聞魏援近畏懦不敢
進召諸將欲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
曰我亦以爲然柳惔曰自我大衆所臨何城不服何謂
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琕曰王
安得亡國之言天子掃境內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却

生一寸昌義之怒鬚盡磔曰呂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輕言可退何而目得見聖主乎朱僧勇胡辛生拔劍而起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前向取死議者已罷僧珍謝諸將曰殿下昨來風動意不在軍深恐大致沮喪欲使全師而反又私裴邃曰王非止全無經略庸怯過甚吾與言軍事都不相入觀此形勢豈能成功宏不敢便違羣議停軍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遺以巾幘北軍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武武謂韋叡也僧珍歎曰使始與吳平爲元帥我相毗輔中原不足平今遂敵人見欺如此乃欲遣裴邃分軍取壽陽大衆停洛口

宏固執不聽乃令軍中曰人馬有前行者斬自是軍政不和人懷憤怒魏奚康生馳遣楊大眼謂元英曰梁人自剋梁城已後久不進軍其勢可見當是懼我王若進據洛水彼自奔敗元英曰蕭臨川雖騃其下有將韋裴之屬亦未可當望氣者言九月賊退今且觀形勢未可便與交鋒張惠紹次下邳號令嚴明所至獨剋下邳人多有欲來降惠紹曰我若得城諸卿皆是國人若不破賊徒令公等失鄉非朝廷弔人本意也今且安堵復業勿妄自辛苦降人咸悅九月洛口軍潰宏棄衆走其夜暴風雨軍驚宏與數騎逃亡諸將求宏不得衆散

而歸棄甲投戈填滿水陸捐棄病者強壯僅得脫身宏
乘小船濟江夜至白石壘款城門求入臨汝侯登城謂
曰百萬之師一朝奔潰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姦人乘
間爲變城門不可夜開宏無辭以對乃絕食饋之惠紹
聞洛口敗亦退軍六年遷司徒領太子太傅八年爲司
空揚州刺史十一年正月爲太尉其年冬以公事左遷
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未拜遷揚州刺史十二
年加司空十五年所生母陳太妃薨去職尋起爲中書
監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如故宏妾弟吳法壽性麤狡
恃宏無所畏忌輒殺人死家訴有敕嚴討法壽在宏府

內無如之何武帝制宏出之卽日償辜南司奏免宏司
徒驃騎揚州刺史武帝注曰愛宏者兄弟私親免宏者
王者正法所奏可宏自洛口之敗常懷愧憤都下每有
竊發輒以宏爲名屢爲有司所奏帝每貰之十七年帝
將幸光宅寺有士伏於驃騎航待帝夜出帝將行心動
乃於朱雀航過事發稱爲宏所使帝泣謂宏曰我人才
勝汝百倍當此猶恐顛墜汝何爲者我非不能爲周公
漢文念汝愚故宏頓首曰無是無是於是以罪免而縱
恣不悛奢侈過度修第擬於帝宮後庭數百千人皆極
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齊東昏潘妃寶屨直

千萬好食鱔魚頭常日進三百其佗珍膳盈溢後房食之不盡棄諸道路江本吳氏女也世有國色親從子女徧游王侯後宮難免兄弟九人因權勢橫於都下宏未幾復爲司徒普通元年遷太尉揚州刺史侍中如故七年四月薨自疾至薨輿駕七出臨視及薨詔贈侍中大將軍揚州牧假黃鉞并給羽葆鼓吹一部增班劔爲六十人諡曰靖惠宏以介弟之貴無佗量能恣意聚斂庫室垂有百間在內堂之後關籬甚嚴有疑是鎧仗者密以聞武帝於友于甚厚殊不悅宏愛妾江氏寢膳不能暫離上佗日送盛饌與江曰當來就汝懽宴唯攜布衣

之舊射聲校尉丘佗卿往與宏及江大飲半醉後謂曰
我今欲履行汝後房便呼後閣輿徑往屋所宏恐上見
其賄貨顏色怖懼上意彌言是仗屋屋檢視宏性愛錢
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
間帝與佗卿屈指計見錢三億餘萬餘屋貯布絹絲綿
漆蜜紵蠟朱沙黃屑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帝始知
非仗大悅謂曰阿六汝生活大可方更劇飲至夜舉燭
而還兄弟情方更敦睦宏都下有數十邸出懸錢立券
每以田宅邸店懸上文券期訖便驅券主奪其宅都下
東土百姓失業非一帝後知制懸券不得復驅奪自此

後貧庶不復失居業晉時有錢神論豫章王綜以宏貪吝遂爲錢愚論其文甚切帝知以激宏宣旨與綜天下文章何限那忽作此雖令急毀而流布已遠宏深病之聚斂稍改宏又與帝女永興主私通因是遂謀弑逆許事捷以爲皇后帝嘗爲三日齋諸主竝豫永興乃使二僮衣以婢服僮踰闕失屢閣帥疑之密言於丁貴嬪欲上言懼或不信乃使宮帥圖之帥令內輿人八人纏以純綿立於幕下齋坐散王果請問帝許之主升階而僮先趨帝後八人抱而擒之帝驚墜於屣搜僮得刀辭爲宏所使帝祕之殺二僮於內以漆車載主出主恚死帝

竟不臨之帝諸女臨安安吉長城三主竝有文才而安
吉最得令稱宏性好內樂酒沉湎聲色侍女千人皆極
綺麗慎衛寡方故屢致降免宏子十人許可知者七人
長子正仁字公業位祕書丞早卒諡哀世子正仁弟正
義嗣

正義字公威初以王子封平樂侯位太常卿南徐州刺
史屬武帝幸朱方正義修解宇以待輿駕初京城之西
有別嶺入江高數十丈三面臨水號曰北固蔡謨起樓
其上以置軍實是後崩壞頂猶有小亭登降甚狹及上
升之下輦步進正義乃廣其路傍施欄楯翌日上幸遂

通小輿上悅登望久之敕曰此嶺不足須固守然京口實乃壯觀乃改曰北顧賜正義束帛後爲東揚州刺史薨正義弟正德

正德字公和少而凶慝招聚亡命破冢屠牛兼好弋獵齊建武中武帝崩嗣未立養以爲子及平建康生昭明太子正德還本天監初封西豐縣侯累遷吳郡太守正德自謂應居儲嫡心常怏怏每形於言普通三年以黃門侍郎爲輕車將軍置佐史頃之奔魏初去之始爲詩一絕內火籠中卽詠竹火籠曰楨榦屈曲盡蘭麝氛氲銷欲知懷炭日正是履冰朝至魏稱是被廢太子時齊

蕭寶夤先在魏乃上表魏帝曰豈有伯爲天子父作揚
州棄彼密親遠投佗國不若殺之魏旣不禮之正德乃
殺一小兒稱爲己子遠營葬地魏人不疑又自魏逃歸
見於文德殿至庭叩頭武帝泣而誨之特復本封正德
志行無悛常公行剝掠時東府有正德及樂山侯止則
潮溝有董當門子暹世謂之董世子者也南岸有夏侯
夔世子洪此四凶者爲百姓巨蠹多聚亡命黃昏多殺
人於道謂之打稽時勲豪子弟多縱恣以淫盜屠殺爲
業父祖不能制尉邏莫能禦車服牛馬號西豐駱馬樂
山烏牛董暹金帖織成戰襖直七百萬後正則爲劫殺

沙門徙嶺南死洪爲其父夔奏繫東冶死於徒暹坐與
永陽王妃王氏亂誅三人旣除百姓少安正德淫虐不
革尋除給事黃門侍郎六年爲輕車將軍隨豫章王北
侵正德輒棄軍委走爲有司所奏下獄帝復詔曰汝以
猶子情兼常愛故越先汝兄剖符連郡往年在蜀昵近
小人猶謂少年情志未定更於吳郡殺戮無辜劫盜財
物雅然無畏及還京師專爲逋逃乃至江乘要道湖頭
斷路遂使京邑士女早閉晏開又奪人妻妾略人子女
徐敖非直失其配匹乃橫屍道路王伯敖列卿之女誘
爲妾媵我每加掩抑冀汝自新了無悛革怨讐逾甚遂

匹馬奔亡志懷反噬遣信慰問冀汝能還果能來歸遂
我夙志謂汝不好文史志在武功令汝杖節董戎前驅
豈謂汝狼心不改包藏禍胎志欲覆敗國計以快汝心
今當宥汝以遠無令房累自隨敕所在給汝廩餼王新
婦見理等當停太尉間汝餘房累悉許同行於是免官
削爵土徙臨海郡未至徙所道追赦之八年復封爵正
德北還求交朱异帝旣封昭明諸子异言正德失職大
通四年特封臨賀郡王後爲丹陽尹坐所部多劫盜復
爲有司所奏去職出爲南兗州在任苛刻人不堪命廣
陵沃壤遂爲之荒至人相食噉旣累試無能從是黜廢

轉增憤恨乃陰養死士常思國釁聚蓄米粟宅內五十
間室竝以爲倉自征虜亭至于方山悉略爲墅蓄奴僮
數百皆黥其面太清二年秋侯景反知其有姦心景黨
徐思玉在北經與正德相知至是景遣思玉至建業具
以事告又與正德書曰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以景觀
之計日必敗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辱天下義士竊所
忿慨大王豈得顧此私情棄茲億兆景雖不武實思自
奮正德得書大喜曰侯景之意暗與人同天贊我也遂
許之及景至正德潛運空舫詐稱迎荻以濟景焉朝廷
未知其謀以正德爲平北將軍屯朱雀航景至正德乃

北向望闕三拜跪辭獻欬流涕引賊入宣陽門與景交
揖馬上退據左衛府先是其軍竝著絳袍袍裏皆碧至
是悉反之賊以正德爲天子號曰正平元年初童謠有
之故以應也又世人相恨必稱正平耳正德乃以長子
見理爲太子以女妻景景爲丞相與約曰平城之日不
得全二宮又令畿內王侯三日不出者誅之及臺城開
正德率衆揮刀欲入賊先使其徒守門故正德不果乃
復太清之號降正德爲侍中大司馬正德入問訊拜且
泣武帝曰愜其泣矣何嗟及矣正德知爲賊所賣深自
咎悔密書與鄱陽嗣王契以兵入賊遮得書乃矯詔殺

之先是正德妹長樂主適陳郡謝禧正德姦之燒主第
縛一婢加玉釧於手以金寶附身聲云主被燒死檢取
婢屍并金玉葬之仍與主通呼爲柳夫人生一子焉日
月稍久風聲漸露後黃門郎張準有一雉媒正德見而
奪之尋會重雲殿爲淨供皇儲以下莫不畢集準於衆
中叱罵曰張準雉媒非長樂主何可略奪皇太子恐帝
聞之令武陵王和止之乃休及出送雉媒還之其後梁
室傾覆旣由正德百姓至聞臨賀郡名亦不欲道童謠
云寧逢五虎入市不欲見臨賀父子其惡之如是

見理字孟節性甚凶麤長劔短衣出入塵里不爲宗室

所齒及肆逆甚得志焉招聚羣盜每夜輒掠劫於大航
爲流矢所中死正德弟正則

正則字公衡天監初以王子封樂山侯累遷太子洗馬
舍人恒於第內私械百姓令養馬又盜鑄錢大通二年
坐匿劫盜削爵徙鬱林帝敕廣州日給酒肉南中官司
猶處以侯禮正則滋怨諸父與西江督護靳山顧通室
招誘亡命將襲番禺未及期而事發遂鳴鼓會將攻州
城刺史元景仲命長史元孝深討之正則敗逃于厠村
人縛送之詔斬於南海有司請絕屬籍收妻子詔聽絕
屬籍妻子特原正則弟正立

正立字公山初封羅平侯母江有寵初正仁之亡宏溺情曲制以正立爲世子正立微有學宏薨後知非朝議表求讓兄帝甚嘉焉諸侯例封五百戶正立改封實土建安縣侯食邑一千戶後位丹陽尹薨諡曰敏子賁嗣賁字世文性躁薄正德爲侯景所立賁出投之專監造攻具以攻臺城常爲賊耳目南康嗣王會理謀襲景賁與中宿世子子邕告之賊矯封賁竟陵王子邕隨郡王並改姓侯氏賁爲宗正卿子邕都官尚書專權陵蔑朝政居嘗晝卧見柳敬禮蕭勸入室毆之賁驚起乞恩俄而賊惡其翻覆殺之

正立弟正表封封山侯後奔樂山表弟正信

正信字公理封武化侯與正立同生亦被宏鍾愛然幼不慧常執白團扇湘東王取題八字銘玩之正信不知
噉之終常搖握位給事中卒

南史卷五十一考證

吳平侯景傳梁武帝從父弟也○從父弟監本誤從弟
父今从梁書改正

長沙宣武王懿子猷傳爲吳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
神交飲至一斗○下文遙禱請救大破齊苟兒與南
齊書蕭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畧同

猷子韶傳湘東王德之改超繼宣武王封長沙王○超
疑係韶字之訛但各本俱同姑仍之

桂陽簡王融子象傳位丹陽尹○位監本訛於今改正
臨川靜惠王宏傳豈有百萬之師輕言可退○輕監本

作鄉今从閣本

親從子女徧游王侯後宮難免兄弟九人因權勢橫於
都下○難一本作男又注云一作難然俱不可解

南史卷五十一考證